

寫情小說

# 淚珠緣

天虛我生著

上海廣華圖書館發行



(第五冊)



寫情小說

淚珠緣

集五

天虛我生著

# 淚珠緣五集目錄

## 第六十五回

盛蓮仙議續淚珠緣

華夢庵醉演家庭史

## 第六十六回

論婚姻鬼計擅牢籠

謀家產瘋神猜計畫

## 第六十七回

爲朋友熱心出死力

算家用冷眼看生機

## 第六十八回

溯風水中年纔養子

欠租米流弊屬家丁

## 第六十九回

淚珠緣 目錄

怕痛苦巾幗改鬚眉

享閑福家庭親骨肉

第七十回

一字課大家鬪心角

兩首詩小妹悟情禪

第七十一回

何祝春籠絡守財奴

秦寶珠聽講生公法

第七十二回

晏除夜畫筵開翡翠

消白晝綉被覆鴛鴦

第七十三回

認玉船大方不推究

結珠胎小妹太嬌羞

第七十四回

親上親雲兒出嫁

美中美婉姐說詩

第七十五回

憶舊遊美姊感年華

求新學魁兒赴日本

第七十六回

何祝春查帳釋疑團

沈浣花多情感癡夢

第七十七回

登日報眉仙盡人事

借風琴賽兒論聲音

第七十八回

小兄弟有心營兔窟

老奴才無術補羊牢

第七十九回

鬼計多端桃僵李代

人心叵測害命謀財

第八十回

淚珠緣 目錄

顧長壽迷魂破鬼計

四

李冠英仗義斷官司

# 淚珠緣第五集

天虛我生著  
鈍根校訂

## 第六十五回

盛蓮仙議續淚珠緣

華夢庵醉演家庭史

接續前書  
天衣無縫

點醒時分  
上齊結於  
晚春堂賞  
菊此時已

却說石時把那羅浮山人的淚珠緣六十四卷刊了出來。華夢庵早先要了一部去看。因見書尾說着原書是有一百二十回的。便想央盛蓮仙替他接續下去。因挾着那部書去訪蓮仙。小廝文兒迎着笑道。華爺來的正好。石爺和何爺也在這裏呢。夢庵道。可是在園子裏麼。文兒道。正是。因便引着夢庵進了待藏園。便到前兒演戲的那所廳上。只見滿廊下擺列許多菊花。開得都有盆子樣大。因贊道。這時候還有這樣好花。真難得呢。裏面有人笑道。瘋兒來了。總這樣大。驚小怪。聽聲音是何



在十月天  
氣故云這  
時候

涉筆成趣

回願第二  
十六卷夢  
中夢  
驚惡兆

淚珠緣 第六五回

二

祝春的。因便搶幾步闖進門去。見何祝春正拿支筆。在桌上畫畫。石時盛蘧仙左右圍着看他。因便從祝春背後。伸手過去。把支畫筆。警手搶來。向祝春臉上一抹。道。偏你這張貧嘴。會得罵人。祝春猛不防。早被抹了一臉的黑墨。用手揩時。那裏揩的乾淨。居然頰上。涼毫成了一張小丑臉兒。引的石時蘧仙。都拍手大笑。文兒忙去捻了一塊手巾過來。祝春接着。便向匠邊。的鏡屏上。照着揩着。夢庵還在那裏好笑。却不防祝春把塊手巾。捏個團兒。兜頭打將過來。夢庵躲避不及。正中臉上。叫聲哎唷。那何祝春早笑着。逃向迴廊上去了。夢庵那裏肯依。經蘧仙石時硬攔住了。纔坐到祝春的椅上去。拍案大罵。一面罵。一面看那張畫。見畫着一角紅樓。樓下的桃花開的正盛。桃花外露出一片明湖。波紋皺的甚細。樓廊下掛着一架鸚鵡欄干。上靠着一個美人。樓下石橋上。畫

此處因欲  
寫夢庵下  
選仙續數  
故用此數  
句過渡其  
實此等筆  
墨反若不  
似接續原

着一個少年。携了一個垂髻小婢。一手正指樓上。不知不覺。看出了神。罵也。忘記了。因問蘧仙道。這是畫的什麼圖。蘧仙道。是我四年前的夢境。這樓上的便是媚香。那垂髻婢。便是小春。我做這夢時。已在翻舟之後一年了。其時媚香已在敝岳沈左襄膝下。做了浣花。小春却不知下落。多分已死在波濤之中。前兒偶和浣花講起。我想這夢。定是小春的靈魂。安慰我的。如今咱們這一段因緣。已成就了。不由得我和浣花兩個。不時記着小春。所以請祝春畫這一幅。做個紀念。夢庵笑道。那也用不着。叫祝春畫。我給你瞧。早有人替你詳細細記在這裏了。說着。便把淚珠緣第二十六卷。翻將出來。給蘧仙看。蘧仙笑道。這書我早見過。了。夢庵道。你既見過。便好。我今兒來。便想請你續下去。蘧仙道。這個不行。我又不是寶珠的影子。能跟着他走。他在那裏做的事。講的話。我怎

書苑如另  
起後部語  
氣

紅樓夢一  
百二十卷  
叙不到十  
年之事言  
情筆墨時  
少意多本  
無甚碍故  
管窺之見  
以爲是書  
以後二卷  
以前半之  
若味深長  
寫實事易  
寫柔情韻  
事難

淚珠緣 第六五回

四

麼能。數。知道。若是。憑。空。臆。造。可。不。是。畫。蛇。添。足。麼。要。則。你。請。寶。珠。自。己。續。去。否。則。再。歇。上。十。幾。年。待。我。留。心。些。事。跡。下。來。方。好。動。筆。石。時。笑。道。那。六。十。四。卷。書。也。不。過。只。有。五。六。年。的。事。你。續。上。幾。回。值。得。什。麼。何。必。定。要。等。上。十。幾。年。呢。蘆。仙。道。原。來。這。書。開。篇。的。時。候。便。打。的。太。嫌。冗。長。等。到。後。半。部。纔。打。的。緊。湊。起。來。所。以。人。家。看。這。書。的。看。初。二。集。時。總。嫌。乏。味。及。至。看。到。後。來。方。才。有。點。意。思。如。今。我。續。這。書。少。不。得。要。些。實。事。若。是。單。寫。些。柔。情。韻。事。豈。不。是。續。如。不。續。夢。庵。道。好。好。那。便。任。你。什。麼。時。候。續。去。只。是。不。要。丟。在。腦。後。罷。了。因。問。祝。春。的。舊。酒。痕。怎。麼。樣。了。祝。春。道。誰。和。你。這。般。空。你。愛。嚼。蛆。你。竟。自。己。嚼。去。少。來。惹。人。厭。你。也。不。想。想。如。今。的。蘆。仙。成。日。價。打。疊。起。一。副。溫。柔。性。兒。對。付。兩。位。嫂。子。還。怕。疎。淡。了。一。時。半。刻。他。有。工。夫。替。你。著。書。呢。夢。庵。道。正。經。我。倒。要。問。蘆。仙。一。

寫柔情辭  
事蹟不續  
結尾不續  
如續寫實  
事則續如  
不續

何其急也

句話。你那一位浣花夫人。本來和寶珠的眉仙夫人。是嫡堂姊妹。前兒聽寶珠說。他那婉香夫人。要替他叔孀盤柅回去。眉仙也要回姑蘇去。你浣花夫人可也同去不去。蘧仙道。這話。我倒沒聽見講起。前兒重陽節上。浣花打秦府裏轉來。也不曾提及。你却聽誰講來。夢庵道。我聽寶珠自己講來。他說自己本想過來問你。若是同去。可格外熱鬧一點兒。只不過因他是替叔岳盤喪去的。不便奉邀罷了。蘧仙道。這有什麼忌諱。他可曾說。多早晚去。夢庵道。這倒不曾說。蘧仙因托夢庵代去問明。并說自己也願意同去。走一遭兒。夢庵答應着。便站起要走。被祝春一把扯住道。偏你忙得這樣。平日找你。又沒找處。不知鎮天的跑那兒去。今兒好容易碰到。不是發狂。便是鬼婆子似的。煩絮個不了。煩一會子纔閉了口。却又提起腳來要走。夢庵道。那麼。你叫我清坐着什麼事。好

東張西望  
好看煞人  
令我憶及  
擲醉蝦之  
時矣

寫夢庵狂  
放不拘狀  
態宛如在  
目

餽令吳友  
如畫之絕  
妙仕女秋  
景在小廣  
寒則曰哇

好做蘆仙不着。快拿酒來吃。嘴裏說着。一面早東張西望的找文兒。遠望見文兒正站在走廊下的秋葉門邊。和一個丫頭講話。便一疊聲的喊文兒。快向上房裏去。要那藏着的好白玫瑰兒。或是鮮荔枝兒來。文兒正和冷素馨身邊的珠兒講話。聽夢庵喊。便跑過來。夢庵正沒頭沒腦的喊着。因道。我的爺。這時候那兒來的鮮荔枝呢。夢庵道。好哥兒。前兒不是你爺。買了許多鮮荔枝兒來。請你奶奶浸酒的嗎。你不要替你爺肉疼。快去替我。向你奶奶討賞一點兒來。喝文兒笑道。爺真好記心。因回身見珠兒剛待進去。忙趕上和珠兒說了。珠兒便向冷素馨住的院子裏來。却見浣花和素馨正在窗口桌上喂蟋蟀團兒也圍着看滿院子靜悄悄的。只有蟋蟀子在那裏咕咕的叫。珠兒因問素馨取酒。素馨笑道。玻璃榻裏不是有着呢。敢要我去拿來遞給你手裏嗎。珠

此時的叫  
叫同寫一  
物而時景  
不同正是  
女心細緻

初閱至此  
亦覺葉魁  
美雲之姻  
確乎不妥

兒也笑道。那半瓶子酒。怎麼發瘋。爺一口子喝。浣花笑道。怎麼珠兒叫爺叫瘋。爺了。素馨道。你不知道。他說華夢庵呢。夢庵那個人。簡直狂得有點兒瘋了。前兒我聽見他吃醉蝦子的故事。幾乎笑彎了腰。浣花不。懂。央素馨講給他聽。素馨因把華夢庵在萬不如軒鬧的笑話。從頭講起。浣花聽的好笑。竟把手裡喂着的蟋蟀也跳了幾個。正笑着。文兒又來催酒。素馨便叫珠兒去另拿了一大罇。交文兒送了出去。夢庵等便在蘆仙家午膳。酒次。石時談及葉魁的姻事。已經秦文允將美雲許他。女媒是金有聲做了。這邊男府裏。要請蘆仙做個現成大賓。祝春道。這件事我倒有點子不懂。這兩位老先生作事。委實有些古怪。沈左襄先生。既要把自己的二小姐給葉魁。將他做了贅婿。爲什麼又要娶添一位。並且葉魁今年纔十六歲。那秦府的大小姐。不是叫美雲的嗎。聽說

掩卷思作  
着之心理  
亦無頭緒  
及閱下文  
不禁恍然

聞雖未聞  
見却常見

已二十二歲了。差這麼多的年紀。那文老先生又怎麼肯許這頭親事。石時笑笑不語。夢庵笑道。天下的人。鈍不過。就算是祝春。你識不透。秦文老的一。生作用。你便糊塗死。你可知這位文老先生。面子上。極是一點。一畫。他心裏。實在。只看。重一個。錢字。他那樣。一個。古板人。居然。肯給寶珠。娶上。四位。夫人。也。便是。這個。講究。他給。姪孫。女兒。結上。那。重。奇。怪。婚姻。也。都是。這。一個。道理。祝春。駭道。你。這話。真是。聞所未。聞。夢庵。因指石。時道。論。理。文。老。先。生。是。令。姻。伯。我。不。該。當。着。你。的。面。講。這。些。話。但。是。你。笑。你。必。定。早。也。識。透。了。橫。豎。蘆。仙。面。前。不。防。碍。什。麼。我。把。些。真。實。據。講。給。你。聽。蘆。仙。笑。道。你。不。要。講。些。險。話。來。嚇。破。了。祝。春。的。鬼。膽。夢。庵。便。呷。了。一。大。口。酒。講。出。一。番。話。來。正。是。

人。海。燃。犀。皆。鬼。魅。

家。庭。談。虎。亦。文。章。

## 第六十六回

論婚姻鬼計擅牢籠 謀家產瘋神猜計畫

由寫情小  
說一變而  
為家庭小  
說真乃出  
人意料不  
可不讀

原來如此

却說華夢庵喝了一口酒之後。便向石時道。你從十七歲上。便到秦府裏去。你因該知道葉家和秦府裏的淵源。石時道。這個我自然曉得。夢庵道。只怕祝春和蘆仙不明白呢。我講給你們聽。那葉冰山先生的夫人。便是文老先生的小姨子。當時袁太史膝下。只有兩位千金。大的便是寶珠的孀母。嫁過來時。那袁太史還在。不過照例給些妝奩。還望日後養個晚年之子。承襲家產。及至後來絕了望。便多給了小女兒帶去。所以葉冰山居然成了巨富。祝春道。當時文老先生。怎麼便有這等忠厚。夢庵道。那時他也沒法。但是過了幾年。葉家倒反加上些利錢。送還了文老。祝春道。那冰山先生又怎麼有這等慷慨。夢庵道。到那時節。冰



山也叫做沒法祝春道。這話更把我糊塗死了。夢庵笑笑却又喝了一大口酒把桌子一拍道。你這個人真是糊塗蟲。你不記得葉冰山是抄了家的麼。祝春方才省悟道。是了。是了。原來如此。但是葉家被抄之後。雖然後來又把些田產發還過來。終究值不了多少。你說秦文給寶珠娶他兩位小姐。爲的是錢。這話我可不。懂。夢庵道。若被別人娶了他兩位小姐。少不得添了兩家對頭出來。保不住有一日戮穿窗子。被人報復轉去。所以他便存個一網打盡的念頭。索性多給寶珠做了媳婦。豈不乾淨。如今因沈左襄又把個葉魁做了半子。葉太夫人也還活着。生恐疎不問親。將來和他算帳。所以趕快的把個女兒穿插進去。大家又結上一重火熱的新親。那便反不過臉來。等待再過幾年。葉太夫人和沈左襄少不得多要久遠的了。不要說沒人和他算葉家的帳。便是沈

左襄的遺產也就到了葉魁手裏。葉魁還是個孩子。瘦春也只得十八歲的人。你想接管這兩份家產的不派美雲還派是誰。祝春聽到這裏不禁拍手道。好作用。虧你能體貼出來。蘧仙笑道。話雖如此。僭們老丈又不是個呆人。他向秦府求親。可不是正中那文老的下懷麼。夢庵道。這個正是棋逢敵手。纔有這一着。那左襄先生也是個精明極頂的人。他正爲着要刺探文老的隱秘。沒處着手。所以要求這一門子親。好從他大小姐手裏撈些頭緒來。和他理。值石時笑道。這個只怕未必。我們家姊做了秦府的媳婦。已經四年了。論我家姊的心計。也是個極精細的。却從來不曾探到文老先生一些兒隱事。不要說家姊。便是我姊夫。從小兒在他膝下。却也不知道他的行事。那位大小姐雖然年紀長些。女孩子家。更不留心到這些上面。聽我家姊說。我那位姻伯。在家裏

時不拘什麼事。總不和人家商量。便是袁夫人面前。他也不肯多說。平日和人家往還些帳目。他也不教帳房裏記帳。只記在自己心裏罷了。所以家母舅常說。雖替他們秦府裏管了這幾年帳。其實毫無一點兒頭緒。每年若照帳房的帳算起來時。每年收進來的房屋田產上出息。總抵不過兩府裏的日用。不敷用時。只向萬豐銀號裏拿摺子去取。照那摺子上看。足足已取了一百多萬。究竟萬豐裏自己有多少本兒。也無從窺探。不過照此看去。無論多少。也有一日取來用盡。若說取用的都是號裏盈餘。也未必有這許多論理。文老先生是個精明人。若說果眞每年入不敷出。便該趕緊把家用收小。還怕來不及呢。怎麼又大興土木的起這東花園來。給孩子們頑。好像有的錢太多了。只愁用不完的。蘧仙道。大凡看得透世故的達者。總存個人壽幾何。及時行樂的。

高見。夢庵笑道。又是一個糊塗蟲來了。你只道這些舉動。是文老的達觀。你可知道他。却有一種深心妙用在裏面呢。祝春道。這話我又不懂了。夢庵道。你們不知道秦府的家底。自然總看不透。我說給你聽。秦府裏自寶珠的曾祖下來。本沒有分過家。只有寶珠的姑母。嫁與花占春的時候。那秦文勝公和陸太夫人。都是愛憐少女的。便把家產提了四股之一。陪嫁過去。如今花家沒有後人。少不得又是連本加利的。還到秦家來了。祝春笑道。偏你專爲替人家算。這種因果帳。夢庵道。我還沒有講到正文呢。這不過順便提明一句罷了。那時秦敏秦政。都還在世。秦敏因自己沒有後。繼了一個同曾祖的堂姪過來。便是蘆仙的令連襟秦珍。當時敏老先生。就想分家。秦文因想自己膝下。賠錢貨多。若就此分了。少不得自己吃虧。因便極力阻止了。直到如今。也沒有分。蘆仙

道。一家子能數數世同堂。也是個好景象。夢庵道。他一時間口裏雖說不要分。他心裏實在早存了個終究要分的主意。不過自己要多分呢。講不出這句話。所以放出些手段來。把公衆的錢儘先撈些到了自己身邊。然後再讓小輩們手裏分去。祝春道。他家的公衆錢。難道柳夫人不知道數目。怎麼便能任意撈向自己身邊去。夢庵道。正爲柳夫人知道數目。所以纔要放些手段呢。他起這兩所園子。便是他的手段。譬如實。在用十萬時。他便出上二十萬帳。他又專會趨奉。嫂子知道柳夫人鍾愛婉香。他便常時討好兒。打些金珠首飾。做些衣服。交柳夫人賞給。婉香面子上。說是愛憐外甥女兒。其實每打首飾時。必打五份做衣服。也是如此。婉香得了一份自己的女兒也。各得一份。你想他這種算盤。打得精也不精。石時聽着。不禁笑了起來。夢庵道。如何。這種事。想來你

通章猜論  
秦文心思  
如無微不  
至惟盛何  
華與寶交  
同日訂與  
蓬仙又關  
寶珠誼有  
至時仕秦  
府多仕尚  
皆不知就  
裏何獨夢  
庵精細不  
此我却不  
懂大約華  
夢庵是個  
大人理想  
家

令姊總說過的。不是我嚼舌麼。依我估量起來。秦府裏的公衆錢。若是原有三百萬。每房該派一百萬的。如今還怕派不到十萬了呢。但是文老在日。我包得他們不會分家。爲什麼呢。現在他正是得心應手的時候。後望方殷。那一引萬。豐銀號。便是文老變戲法的一條氈毯。你們不信。只往後看着便了。講到這裏。便自舉杯狂飲。正是

解。識。深。心。賴。明。眼。

莫。因。當。局。怪。旁。觀。

### 第六十七回

爲朋友熱心出死力

算家用冷眼看生機

却說石時當日聽了華夢庵一番怪話。心裏頗覺鬱鬱不樂。因想。如果秦文真是這一番的作用。日後寶珠這邊如何得了。難道柳夫人也便糊塗住了。不替寶珠往後想想。預先留個退步。據我從旁看去。他們娘

兒兩個簡直心角兒也不會想到。若不是夢庵提醒，便我也只算同在夢裏。模模糊糊的過上六年。如今被他一語道破。我從頭想起文老的話。言語舉動。委實有些深刻。令人望而生畏。他平日看待寶珠。本是痛癢不關的。安知不存放着這種很心辣手。因對夢庵道：「你這些話。還是人家告訴你的。還是你自己心裏猜度出來。」夢庵笑道：「不瞞老棣台說。我生平最愛的是朋友。最喜歡趕的是熱鬧。我因寶珠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家裏又最熱鬧。我因他這熱鬧。替我好朋友想想。照這樣的熱鬧。能穀熱鬧到幾時。因此倒反替他想起種種的恐懼起來。我因存了這一種恐懼心。我便處處替他留神。想他家裏何以能穀這樣熱鬧。這是不必說他家裏有錢。樂得使用罷了。我因又想他家便有錢。難道不怕有用罄的日子。寶珠果然年紀輕。不想日後柳夫人。果然是六十多。

歲的人了。眼見得來日無幾。樂得享些晚福。只是文老是個極精明的。人怎麼也跟著一家子老老小小天昏地暗的鬧着過去。當初我還疑心着文老也是個治國有餘齊家不足的糊塗虫。誰知逐處留心看去。他那所作所爲正是一個神奸巨慝。他在京裏嘗做些殺人不見血的事。你總該知道那些不知道的。還說他是治世的能臣呢。他那一種手段實在使的玄妙。我因此推想到他家裏的事也是照樣的一種玄妙手段。不過當局者迷。沒有我旁觀的這樣清楚罷了。石時道你既在局外看的清楚。你和寶珠也是好兄弟。你便該提醒他一聲。夢庵道這個使不得。我若是竟和寶珠講話時。無論他當不當我瘋話。便當做真話了。少不得立時把個寶珠的人驅入惡道中去。離間人家骨肉的事。我華夢庵生平不肯做的。要便請你做去。石時道據你說。難道竟冷眼



看他們不成。夢庵道：冷眼看他呢。我們做朋友的也看不過去。若說憑仗我的熱心，竟把這話和寶珠講去，眼見得他家裏便成了你。猜我忌此爭，彼奪的世界，被人家知道，這話是我們講的，還說我們離間了他們。骨月從中圖着些什麼了，所以我早有一個主見在這裏。原想和你們商量着去做，因為這種話實在驟然之間講將起來，覺得唐突的很。所以我含忍了多時，也不曾和你們講過一字。蘧仙道：今兒既然講了，便請你率性講將出來。果然是好主見。我第一個便願意替寶珠出些死力。祝春石時也道：你講你講。果然是替寶珠設法的事。我們也多願意聽你指揮，合力做去。夢庵道：那麼着請你三位浮一大白。聽我發令。蘧仙便隨口乾了一杯。祝春石時也多飲了。夢庵因指着石時道：第一件事，便用着你。請你和你母舅講去，把秦府裏帳房這一席讓給你。蘧

仙拍手道。這個果然是第一要着。石時道。這個我總做得到。夢庵又道。第二件仍用着你。請你和令岳講去。把祝春薦到萬豐銀號去。充個副帳。祝春道。怎麼這事要煩陸蓮史呢。夢庵道。你不知道。陸蓮史先生在秦府裏年數最多。他又是一位老先生。文老最器重他。他又從來不問秦府的家事。就不至於動疑。蘧仙道。我想這事不如託我們老丈。夢庵道不行。沈左襄先生。是文老最尅忌的。所以我不教你到萬豐裏去。便是祝春。若你令岳去講。也包管一個不成。我不是講過這萬豐銀號。是文老先生變戲法的氈毯子嗎。他怎麼肯教看戲法的主。願薦個人去。充彩房裏下手呢。說得大家都笑起來。蘧仙因道。第三件該用着我麼。夢庵道。我和你都權時落後。待他兩個都進去站穩了之後。我自有用得着你處。說着又是一杯。當下一大罇的荔枝酒。已經告罄。便各用飯。

却好石時家的許升來請說金有聲在家裏等候有事商量便各飯罷散訖。原來金有聲去找石時。正是爲了年關將屆。秦府的舊例。十一月初便要由帳房裏分頭派人出去收租。到了這個當口。帳房的事便忙個不了。往年石時在秦府裏充記室的時候。金有聲總叫他過去幫忙。如今金有聲有了年紀。精神不比從前。並且有了個氣逆痰喘的病。自分萬吃不消這些辛苦。因和秦文講了來。央石時前去代庖。這下子正中石時和夢庵的一番計較。因便一口應承。便從十一月朔進了秦府帳房。這時各莊上派出去的收租家人。共有三十餘處。每日這邊收了些錢。解款上來。那邊欠了些租。派人趕去。簡直的忙個不了。並且石時處處分外留心。凡是一張田房契帖。向他手裏過時。他總把那戶名坐落畝分年月都詳細摘記下來。因此又加上一層心力。忙得什麼似的。

進府之後。也沒工夫去見寶珠。寶珠也不知道石時做了自己家裏的帳房。更不知道他做帳房是替自己來用心出力的。這日正是冬至夜。秦府裏照例是鬪家眷屬。都往宗祠裏去上祭。祭畢。回到府裏。管家小廝丫頭婆子。都該給主子叩頭道喜。按名給賞一兩銀子。單這一天的開銷。連着祭品和各房的酒食。一應便費了六百多兩。石時不禁吐吐舌道。照這樣的四時八節過去。一家子的上下人口。一年多似一年。少不得有個山窮水盡的日子。只是自己又不是秦府裏的什麼人。那裏配講一個不字。心裏却是萬分納悶。過了幾天。聽說他姊姊回家去了。因便找個空兒。也回家裏來。想從漱芳口裏探些秦文的主見。只不知道漱芳如何講法。正是

已覺衆生皆醉夢。

不堪來作獨醒人。

第六十八回

溯風水中年纔養子

欠租米流弊屬家丁

却說石時回到家裏。已是晚膳過後。漱芳正在他母親金氏房裏。因便進去給金氏請了晚安。和漱芳彼此問好。漱芳因道。弟弟你回來得正好。剛母親說。要問你自己呢。石時道。什麼事要問我。金氏道。剛係姊妹來說。你丈人昨兒去找珍爺。說陸太太有病。打算回家去過年。問咱們家怎麼個意思。若是年內完姻。是最好的事。否則便要明年春上再說。今兒珍爺特地教你姊妹回來問我。我意思。你現在正替你母舅在那裏管帳。年盡歲邊。正是忙不了的時候。不如明年春上的好。你瞧怎麼樣。石時笑道。姊姊也太聰明了些。年日無幾。便不替秦府裏管帳去。誰也有這們子空閑工夫。百忙裏來趕辦喜事。不接口的回覆了。也值得

來請問母親。還教母親來問我呢。漱芳笑道。你不知道。母親一個兒在  
家裏。怪冷清清的。菊儂又不來。素秋又往蘇州去了。我又不能穀常常  
回來。早把嫂子娶了過來。早養下個姪兒子。給母親熱鬧熱鬧。豈不是  
好。金氏道。漱兒你講起來。我真好氣呢。自你嫁過秦府裏去。我便指望  
着抱外孫子。怎麼說到如今四個年頭了。還教我眼巴巴的盼不到來。  
虧你還來我面前說嘴呢。漱芳笑笑不語。半晌道。這個要怪他們秦府  
裏的風水。金氏道。你這話我又不懂。漱芳道。我聽見大嫂子說。當初文  
老爺也是二十歲上成的親。直到三十四歲上。方纔養下咱們爺來。自  
養了這一胎之後。却便一路順風。兩年一個的。添上四位姐兒。便是政  
老爺。聽說打二十二歲上娶了那位俞夫人。過上十年。也不曾有過一  
男半女。及至三十三歲上。續娶了這位柳夫人。却又過上了十二年工

夫纔養下一個寶弟弟來。可不是秦府裏祖坟風水發蔭得遲的緣故。所以婉妹妹和軟玉蕊珠打今年三月裏成親下來也沒得一星兒影子。便是那眉仙妹妹也是八月裏成親的。若要有時也該有點兒影響。怎麼說連收房的幾個大丫頭也都毫無消息呢。他們有着三妻四妾的還是這樣冷清清地可難怪我一個兒了。金氏笑道誰教你一個兒放着翠兒這麼大的丫頭也不教你爺收在房裏。漱芳冷笑了笑。本待講一句話。却因石時在旁便縮住了嘴。半晌不語。金氏見漱芳要講出氣來了。因便拿別的話和石時搭訕道。今年秦府的租收的還好嗎。石時搖首道。年成呢。斷沒有收不起的道理。並且秦府的聲勢誰敢欠下一顆半粒來討官司吃不過收租的那些家人們舞着弊再也教你查不清來可也沒設法了。漱芳聽了這話。因道這還了得誰在那裏舞弊。

現在官場也  
都如此  
前清的權  
差民圖的  
催收生同  
此一弊不  
知作者如  
何體會出  
來

你既然知道。就該開出個名單兒來。回過老爺。很很的辦幾個纔好。石時笑道。你真會打官話。你要辦。也不用我開名單。從總管張壽起。一個兒也除不了。漱芳道。這話又講的太過了些。總共派出去收租的。也不過三十幾名罷了。怎麼說個個該辦。石時道。便依你。先把這三十幾名辦了。明兒換一班人收去。那第二班人。便和第一班的去接洽了。通同作弊。少不得仍舊要辦。並且辦人。也不是沒個憑據。胡亂辦得的。你要辦時。必定先要派人去查。那去查的人。只要分到些好處。查出了。也說查不出來。除非咱們親自查去。但是那些佃戶。也不敢實說。終究仍是個查不出。漱芳道。那個戶欠租。不是要官追的嗎。他爲什麼肯自討苦吃。完了說不完。石時道。這有個緣故。譬如一個佃戶。該派今年還一百担租。我是收租的。準你欠五十担。到明年冬季上總完。却先把加一或



淚珠緣  
集是家  
間社會  
的無面  
鏡台一  
不燭實  
前四集  
異同工  
曲與

二。分。的。一。年。利。息。向。他。收。了。來。自。己。受。用。你。做。佃。戶。的。自。然。沒。有。不。肯。的。道。理。若。說。真。的。欠。了。租。官。追。去。呢。那。個。弊。更。舞。的。利。害。譬。如。佃。戶。欠。上。多。少。担。租。咱。們。府。裏。總。教。家。丁。出。面。往。衙。門。裏。告。追。去。那。時。原。告。便。是。這。個。家。丁。他。却。一。面。告。了。衙。門。一。面。便。去。找。那。佃。戶。講。好。謝。禮。替。他。包。圓。只。要。自。己。得。到。多。少。錢。便。教。他。一。個。法。子。一。面。挺。押。不。繳。一。面。拿。張。發。押。的。堂。諭。回。來。銷。差。過。上。十。天。半。月。就。封。印。了。咱。們。府。裏。也。就。沒。奈。何。他。變。做。了。一。件。踢。案。那。一。面。却。早。給。他。想。個。法。子。保。了。出。去。對。帳。房。裏。只。說。換。了。佃。戶。其。實。不。過。改。了。名。氏。依。舊。給。他。承。種。却。又。可。以。弄。上。好。幾。個。錢。所。以。這。種。弊端。幾。乎。成。了。個。習。慣。你。想。秦。府。上。的。租。可。還。收。得。足。嗎。要。是。每。年。能。穀。收。上。四。五。成。來。還。算。是。這。班。爺。們。的。天。良。呢。金。氏。笑。道。那。倒。不。如。咱。們。家。田。產。少。的。每。年。內。佃。戶。送。上。門。來。的。乾。淨。

多了。漱芳不禁慨然。正是

豈無鬼瞰高明室。

大有。人。開。方。便。門。

第六十九回

怕痛苦巾幗改鬚眉

享閑福家庭親骨肉

却說石時那晚家去。原想從漱芳口裏探些秦文的舉動。誰知講了半天的閑話。金氏早先倦了。要睡。只得暫且攔下。各自回房安寢。次日大早。許升來說府裏有事。石時便和許升。同到秦府裏來。剛走進穿堂。却巧碰到寶珠的小廝花農。捧着一個漆盒子。正從東書廳出來。因道。你爺起來了麼。花農笑道。早起來了。咱們爺這幾天苦呢。白師爺請了假出去。偏偏這幾天往來的信扎。也不知道有多少。三老爺叫咱們爺在那裏替白師爺的職呢。石時道。請你爺辦這些事。可不嘔死了他。你爺

得空兒時。請他到我那裏坐去。花農答應。便自捧着盒子。逕向惜紅軒來。却從留餘春山房經過。見晴烟站在廊下。和書芬講話。打量寶珠總在軟玉房裏。因向晴烟道。爺在這裏邊麼。晴烟自從春柳兒的事出了。早便看得不得花農。因只做不會聽見。倒反將着書芬的手。向裏面走去。還是書芬廻過臉兒來。對付了一句道。爺和奶奶。都到太太那裏去了。花農見晴烟那種傲睨神情。不禁好笑道。什麼晦氣。大清早便碰釘子。晴烟姐。你拿一雙水汪汪的眼波兒來。瞋我。你只道是奚落我。可知我却當你是拾舉我呢。說着又撲嗤嗤的笑了起來。口裏雖這樣講。心裏又怕晴烟來擗他的嘴。見那門帘子一動。便打循山游廊上飛也似的跑了下去。及至晴烟轉身出來。花農的影兒早已不見。也就罷了。剛想回到惜紅軒去。聽屋裏面一片笑聲。知道寶珠已回來了。便仍回進門。

愛儂改裝  
都從如此  
寫來煞是  
情理

去見寶珠一手挽着賽兒。一手又挽着個男裝的女孩子。一眼看去。却不認識。但覺面善。直到面前一認。不禁也笑了起來。原來那人不是別個。便是賽兒的姑爺林愛儂。今兒忽地改了裝束。所以一路走來。那些丫頭們先都呆住了。認不出。及至細細一認。不禁都好笑起來。晴烟笑道。怎麼今兒賽哥兒也許你愛姐兒這樣裝束了呢。愛儂努嘴兒道。晴烟姐。你愛稱你賽姐兒作哥兒。任你稱去。你可再不要稱我做姐兒。回來又害我呢。晴烟不懂。寶珠因道。這也難怪你不懂。我告訴你。他前兒家去。他嫂嫂正做產呢。他纔知道做了女孩兒。出了嫁。總要受這種痛苦。因此愁的飯也不要吃了。他哥哥說怕吃這種痛苦。只要改了男裝。就不會做產的了。你若仍就叫他做姐兒。可不是害了他呢。說着早已笑彎了腰。看官。你想這種話。真是謊小孩子的論理。林愛儂年已十六。

是絕好的  
家規可以  
當做家庭  
教科書讀

賽兒也十七歲了。差不多知識開得早的。什麼事還不知道。偏他兩個。雖說做了小夫妻。其實並不知道做夫妻是什麼一個講究。這也他們。林秦兩府的家教清嚴。從小兒不給他們看那些淫邪小說。是然無從領會。賽兒雖也讀過紅樓會唱西廂牡丹。但是秦府裏的規矩。凡是這種書。總把那兩回犯淫邪的。早先扯去。所以頭裏寶珠也並不懂得什麼。只道憑肩偎臉。便算享了艷福。溫柔共枕同衾。就占盡了天倫樂趣。因此秦府裏的人。纔要到得中年纔會養子。這就是家風淳厚的緣故。閑話少表。言歸正傳。當下寶珠因叫晴煙。把圓桌兒撞在中間。說要擺酒兒替愛儂道賀。一面忙着叫海棠墨香。硯香。愛兒。寶寶。分頭去請各位姊妹。寶珠正在興頭上時候。瞥見花農在門帘外。向晴煙陪笑請安。晴煙不去理他。歸自走了。因問什麼事。鬼頭鬼腦的。花農見問。便笑回

道。剛從東書廳去來。今兒的信扎。比昨兒更多。滿滿的裝了這一盒子。我怕爺沒的空。求晴煙姐代收起來。送爺屋裏去。回來再看。免的這會子掃了爺的興。寶珠聽說。不禁皺皺眉兒。想一想道。你便丟在這裏也好。回來我再想法子。花農答應。便將那捧着的漆盒子。遞給書芬。退了出去。一會子婉香眉仙。軟玉蕊珠也都來了。寶珠因問太太可來不來。婉香道。太太說到這山子上來。要走樓梯。怪吃力的。今兒不來了。寶珠道。那麼大嫂子呢。眉仙道。今兒已是什麼日子。大嫂子那裏來。這般閑空。便是二嫂子。剛纔回來了。也被三太太喊了去。說有事呢。寶珠道。那麼大姊姊也怎麼不來。正說着。麗雲已在窗外接口道。好嗎。我說寶哥哥是單請大姊姊的呢。我們三個都回去罷。嘴裏雖這樣說。却並不真的回去。跟着美雲。將着綺雲。綺雲又將了茜雲。茜雲又抱着一個貓兒。

厲雲確似  
湘雲

魚貫似的走了進來。晴煙早已指揮着小丫頭們擺好了席面。寶珠便攔着大家坐下道：「今兒我請姊妹姊妹，是替愛儂夾你們打今兒起，不要再叫他做姐兒。若是誰叫了，便照樣罰誰請酒。」麗雲笑道：「那麼都叫他愛哥兒嗎？咱們就都變做了史湘雲了。」寶珠笑道：「你本來很像湘雲。」愛儂道：「什麼哥兒姐兒的稱呼？我都不。最好便叫我的名字。」茜雲道：「這個最好，請你聽着。我叫我的貓兒先叫你一聲，說着便一手去弄那貓兒。那貓兒叫的聲音，真有點子像愛儂兩字。」大家都笑了起來。寶珠一面吃着酒，一面早想出了個法子。因道：「今兒我行一個令，大家來對一字課。凡是對不出的，罰他喝一杯酒。替我寫一封信。」美雲笑道：「好主意呢。你自己討素秋姐姐的好兒，答應他替他哥哥的職，怎麼替不到三五天便怕煩了。這會子想出法子來，想叫人家替你，我便第一個不。」

遵令寶珠道。誰央你替我呢。不過你對不出課來。便該怨你自己。並且我今兒只要對一字課。容易的很。軟玉笑道。一字課。總該沒有對不出的。你吃了門杯。講出來我們對。正是

會說千言堪立就

何須一字費敲欵

### 第七十回

一字課大家關心角

兩首詩小妹悟情禪

却說寶珠飲了門杯。便道我出一個鴨子的鴨字。誰先對出。便是誰接着出去。一語未了。合席早一疊聲的鷄。魚。猪。羊的報了出來。寶珠笑道。這等對法。只派是三歲的小孩子講講。你不看這一個字。分開來是甲鳥兩個字呢。你們對。也要分開合攏。都對的極工纔算。於是大家都把天干地支上廿二個字。在肚裏輪了一轉。却總拼不成一個字來。因道。



這真有點兒難呢。畢竟婉香敏捷。就想了一個出來道。我對海市蜃樓的蜃字。大家說好。寶珠便叫書芬把漆盒子拿來。凡是對不出的。每人分一封。信去。婉香道。忙什麼呢。回來打總算。每一轉。除了對出的。每人派一封就是了。這會子但請大家吃了門前杯兒。衆人依了。婉香便出鸚鵡的鸚字。蕊珠搶着說蚊虫的蚊字。寶珠說好。蕊珠出桃李的李字。茜雲道。又是天干地支來了。最窘人的。蕊珠道。我這個還有廿二個字好對。婉姊姊的武字。除了文字再沒有對得工的。正說着。賽兒已對了賞雨茆屋的茆字。眉仙道。我也對着一個了。說出來可算不算。寶珠道。只要對的出。隨便多少人都算。但是出對子。總該讓給第一個對出的。眉仙因道。我對葵花的葵字。賽兒拍手道。好好。這比我的茆字強多了。算我顯醜。我便出一個顯醜的醜字。愛儂道。我對仔細的仔。綺雲道。我

一字課  
不易對  
如酒字  
無工綴  
面可對  
字

對件作子的件字於是迎刃而解。軟玉對伸縮的伸字。蕊珠對伶仃的  
仃。茜雲對上任的任字。寶珠笑道。亂了亂了。這會子不記起來。回來可  
算不明白。因點了一點。不曾搶對的是婉香眉仙美雲麗雲四個。回頭  
教春妍記着。婉香道。連你自己派是五個呢。寶珠道。那麼我對上一個  
好姐姐的好字。賽兒道。這個字纔是正對。婉香笑道。女字對鬼字。總不  
見得工。照這樣好對。我便對個小孩子的孩字。眉仙道。那麼我也有了。  
妊娠兩個字却好對得。麗雲笑道。好好。那麼咱們該有喜酒吃了。說的  
眉仙滿臉飛紅起來。美雲怕眉仙着惱。因搭訕道。我來對一個麗妹妹  
的妹字。麗雲道。妹字這邊是從末字的。不是末字。還是我倒想了一個。  
來。却抵得兩個寶珠。因問怎麼一個字好抵兩個。麗雲道。我說酒醉楊  
妃的妃字。可不是天。干。地。支。上。都。有。的。麼。說着對眉仙一笑。眉仙知道

自己臉上紅着。更覺不好意思。想想又沒得話好辨。因便托故離席。回到夕陽紅半樓來。韵兒正攤着許多臘梅花蕊兒。在那裏用銅絲穿花籃子。看見眉仙。因站起來道。小姐用過午膳了麼。眉仙搖手兒道。我吃不。下。你把我被窩兒打開來。我睡一會兒。韵兒看眉仙臉上紅紅的。因問敢是多飲了酒。眉仙有意無意的答道。也差不多。說着。便和衣躺到床上睡去。心裏怪不舒服自己。也說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因見床頂居中已掛了一個花籃子。便把眼光移在花籃子上。將那花蕊兒一五一十的數着。却又數不清楚。因是無聊之極。不知不覺也就朦朧熟了。寶珠等席散之後。便拿了幾封信來找他代寫。見眉仙正在好睡。不忍驚動。便自坐到眉仙的書案上。自己寫去。抽開抽屜取信紙時。見有一張詩牋。認得筆跡是浣花的。看上面寫道。

言簡意賅  
的好詩

宿債償完萬慮休。我於人世復何求。情場體果心如佛。不解歡娛那解愁。

轉覺性情歸淡漠。更無言語表纏綿。十年求杵還容易。難怪裴航不學仙。

寶珠看到這裏。不禁大笑起來。却把眉山驚醒了。寶珠見眉山已醒。便丟下詩牋子過來。見眉山兀是滿臉睡容。寶珠道。姊姊。你怎麼回來便睡。又不好好兒睡。怕不着了寒呢。眉山搖搖首兒。因道。你一個兒在那裏笑什麼。寶珠道。我看浣妹妹的詩。他那一種見解。真和你一個鼻孔兒出氣。只怕的將來你兩姊妹兒。真要成仙成佛呢。眉山笑道。成仙成佛。又何必等到將來。我早說一個人。若是指望一件事。居然有一日。遂了他的心願。就比方脩仙學佛的人。居然成了仙佛。當初那人。因為羨

眉仙此論  
精確之至  
洵是情場  
中閱歷之  
談

情痴語非  
寶珠不能  
道隻字

淚珠緣 第七十回

三八

慕仙佛不惜工夫的去脩他學。他在那脩學的時候。惟恐成不來仙佛。又恐仙佛屏棄了他。於是凝神壹志的誦經誦咒。去諂媚那仙佛。及至真個成了仙。成了佛之後。你想他心裏可不滿足。還指望別的什麼事。來照此看去。咱們這些人。可不是已經成了仙佛。你說浣花的見解。錯了我試問你。你如今心裏還指望什麼。也不寶珠頓住了嘴。半晌道。我指望我化出許多身子兒來。伴着我的姊妹。或是我姊妹。姊妹大家終日都圍着我。再不要離開了一刻兒。疎淡了一個兒。那我心裏方纔滿足。眉仙笑道。癡人又說癡話呢。我不和你講去去。你還是對婉姊姊講去。說着伸手兒去推寶珠。寶珠便一頭倒在眉仙懷裏。一手去勾他的頭兒道。你這小嘴兒會講冷話。我吃了你肚裏去。盪熱了。再和你講。正是

心。剔。芳。透。玲。瓏。藕。

妙。舌。迴。環。宛。轉。珠。

第七十一回

何祝春籠絡守財奴

秦寶珠聽講生公法

却說秦寶珠在家裏行樂。就賽過一個神仙。再想不到何祝春爲他進了萬豐銀號。却在那裏納悶。賽過做了一個囚犯。原來陸蓮史和秦文講時。原想派他一個副帳。那知秦文說副帳的責任重大。非在號裏多年的。怕辦不了。因何祝春是個筆墨朋友。便把他派了個信房。却把老信房升了上去。補那副帳的缺。祝春本待不去。就這一席。因被華夢庵再三慫恿。說信房也是個消息靈通的好機位。那升副帳的老信房也好常常請教他去。還比自家單充副帳。強的多了。祝春想想。也有道理。便答應了。這日進號裏去。那些經理副帳及各執事人等。知道何祝春

活畫一個  
老錢儂模樣

是一位名士。便都十分敬重。却又因是秦文放下來。又都十二分畏忌。何祝春進去了幾天。看看一無頭緒。好不納悶。直到後來慢慢的熟了。纔探問出些情形。原來這一月字號。本是柳殿翔的。後來給柳夫人做了粧。秦府裏又添上些資本。加了個記號。叫做公記。這號裏的經理。是從加記之後。第三年上進來。如今已廿六年了。這人姓葛。號叫雲伯。便是從前秦府裏帳房。葛亮甫的老兒。雖然有了年紀。却尙好一副精神。生得一張團臉。兩道長眉。見了人。總是嬉着嘴。笑那兩撇鬚。雖不見長。却早白的。和銀子似的。有時遇着一件不中意的事。他那鬚。便都根根上豎。一雙黃眼珠子。就會放出火光來。因此號裏的一班夥計。替他起個綽號。叫做笑面虎。秦文因他有點才幹。所以非常的信重。一切進出。都憑他調度。那葛雲伯也着實交代的過。每年總做些盈餘。

下來。不過秦府裡取去用的錢也實在不少。虧得秦府上的名氣大。葛雲伯的手勢圓。只有存進來的款子。沒有抽出去的戶頭。便把自己的資本都撈了出去。再把人家的存款用上多少。也毫不妨礙什麼。一爿店號。做到這種地步。不消說是不容易的了。因此沒一個人。不說葛雲伯是秦府裏的功臣。何祝春看出雲伯是個愛恭維的。便每見面。總拿些高帽子給他戴上。自己寫的信。明明曉得不錯。却總送給雲伯看過。纔發出去。沒事的時候。便過去和他閑談。不到幾日工夫。那隻笑面虎。竟被他降伏了。過來那一個升做副轄的老信房。叫做夏傑臣。本來也好弄筆墨。因此和祝春分外投機。每到晚間。公事畢後。他兩個總在一塊兒喝酒。以上所述。那些號中情形。就是從夏傑臣嘴裏得來。這且表明了。不在話下。却說盛蓮仙因多日不見祝春。到他家裏訪來。總碰不



却爲了什  
麼吵鬧

到因便喚了文兒到號裏訪去。這月銀號便開在學士街蔣阿喜的綉顧舖斜對門。因先走過綉顧舖門口。見那舖裏正閑着許多人。吵鬧門首街上都擠滿了人。幾乎走不過去。文兒正喊着讓路。忽背後馬鈴聲響。有人趕將上來。帮着文兒叫讓路。蘆仙看是寶珠的小廝鋤藥。因回頭去看那馬上的人。却不是別個。正是寶珠。寶珠因望着前面擠着的人。不會見到蘆仙。蘆仙因叫寶珠道。三哥往那兒回來。寶珠聽說低下頭來一看。見是蘆仙。便撲地跳下馬來道。我正看前面那人。像個文兒。便估量到大哥在這裏呢。敢是看我來的嗎。蘆仙道。我因多日不見祝春。特地想到萬豐號裏去找他。寶珠道。祝春在咱們號裏麼。蘆仙道。他進去多天了。寶珠不懂。蘆仙因把他在號裏做信房的事說了。寶珠駭異道。怎麼他去幹這種事。蘆仙道。說來話長。咱們改日再細細地講。

寶珠不依。定要蘧仙同到府裏講去。蘧仙說是不便。寶珠因邀蘧仙同到萬不如軒酒店裏談去。當下寶珠便把牲口交給鋤藥。自和蘧仙回出學士街口。進了萬不如軒。却好座上並無他客。兩人檢個座兒。座下堂倌認得寶珠。是從來過門不入的分外巴結。不待開口。早把好酒好菜。供了滿桌。一面又招呼文兒和鋤藥在外面吃酒。這裏寶珠替蘧仙斟上一杯。便問祝春何以要去充那信房。蘧仙欲待不說。心想拿假話誑人是生平最不肯做的事。若竟說時。却從那裏說起。因道。祝春的事且慢慢的告訴你。我先和你講我的事。你我交好。雖則四年了。我却不會把我的家事告訴過你。你不怕煩。你喝一杯酒。我講給你聽。寶珠道。你府上有什麼事。我和你一個人似的講給我聽。總該不妨得什麼。蘧仙因放下酒杯。嘆口氣道。不瞞好兄弟說。我自從七歲上先嚴去世。

遠仙一席  
話深得詩  
人比與之  
旨

一切家政。都是家叔管的。我先母在日。家叔待我先母。是沒得說的。待我又比待我家兄。格外好些。人家都說我叔父看待寡嫂孤姪。還比自家妻兒。勝上十倍。誰知我先叔先母。相繼去世之後。家孀見我已經完姻。便和敵岳說是先嚴遺產。逐年下來。早已虧用一空。現在的家用。都是用着先叔的。也用的差不多了。若不趁早各圖自立。將來總有一日山窮水盡。因打定主意。要將住屋賣出錢來。除還了虧空。就此分家。你想我岳父那裏好講一個不字。但說我年紀尙小。總要求他照料的話。我孀母主意已定。誰也挽不過來。於是竟將住屋。賣了兩萬塊錢。除還了一萬多虧空。其餘分作三股。我那家兄是兼祧長房的。分了兩股。騰下一股來給我。你想我家當初。雖比不上你們府裏。却也稱是素封。家母在日。從來不曾聽我家叔說過。少什麼錢用。怎麼說一下子便開了。

一針見血  
足抵一部  
惡家庭演  
義

一個精。空寶珠。呆呆的聽着。因道。想來裏面。總有個緣故。蘧仙道。便是呢。當初我母親。有了年紀。也不管什麼閑事。我又是一個孩子。那裏有點心角兒。想到家務上去。當我母親臨終的時候。還對我說。只要你守規矩。兒不去花費。咱們家十年二十年。還不會短了什麼。將來成了親。少不得樹大分枝。不說祖宗遺產的話。但我兩老手裏積蓄下來的。也還有十幾萬。存在你叔父手裏。將來總是你的寶珠。駭異道。那麼照你老太太這樣講來。有這些在你令叔那裏。怎麼你令嬸太太。還講那些話。蘧仙道。家庭間。要弄起鬼來。那裏講的盡。照你這句話。我岳父也問過我嬸子。誰知翻出帳來。一筆筆開的。明明白白。我先嚴名下。積存在自己開的莊上。原有十幾萬。却那錢莊上。每年總蝕上一兩萬。我家裏的。用度又大。單我母親名下。每年支用。總有三五千的數目。我先嚴和

頑石點頭  
禪機大悟

先慈的兩筆喪葬也開上了一萬有奇。我的完姻之費。還說是借進人家的錢來用呢。寶珠不禁拍案道。這個不消說。竟是早先有心欺侮你娘兒老小罷了。但是府上總有些田產。難道也好獨吞了去不成。蘆仙笑道。豈敢呢。田房產業。果然是有的。但是張張契據。都是我叔父的名字。並且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便知道的。我也還不出畝分糧戶絲毫。沒得憑據。所以我岳父本想替我打官司來。我想一乘土牛已經入水。還有什麼好撈摸的。多惹一番氣惱。又何苦來。索性連分給我賣了屋子的錢也一個不要。便一口氣搬了出來。把我母親給我內人的那些金珠首飾。變了萬巴塊錢。化了一半兒。買了這所待藏園。也還將就到了如今。不過回想過來。還幸而我母親在日。有這些給我內人。內人又還落落大方。若不然呢。那時分家出來。可不便難死了。我寶珠點頭太

一語打到  
寶珠身上  
可謂苦口  
婆心不知  
寶珠可會  
因此想到  
自己

當頭一棒

少年公子  
大都如此  
作想是以  
豪富之家  
每落

息乾了杯酒道。家庭問竟有這種怪事。真是聞所未聞。蘧仙道。正多着  
呢。你不看你婉香夫人和我媚香。可不是都吃了叔子糖子的虧來。這  
都是咱們小時候不留心到家務上去的毛病。所以一到父母去世家  
政落了人家手裏便一點兒也沒些知覺。任人擺弄着自己。還只道是  
應享的癡福呢。不說別個只怕你也少不得有我過來的一日。蘧仙說  
時。寶珠只把嘴唇兒攔在酒杯子上。眼睜睜的看着蘧仙的臉。不禁出  
了神。半晌笑道。承你的情。想到我身上。不過我們家叔不至於此。蘧仙  
道。何以見得寶珠道。情理上和平日行爲上看來。斷沒有這種心思。  
況且我家累世下來。不會有過分家的事。便是分了我也。不稀罕什麼。  
我也決和你一樣。不要他們分給我一個錢。並且我生平最厭惡的是  
錢。我要這種醜醜東西來幹什麼用。蘧仙笑道。這種孩子話。現在還好。

講得這怕你令堂百年之後便要你講也講不出這種寬心話來了。你如今自然你試和你四位嫂子到那西湖裏去住上一月兩月不許家裏送衣食過來。大家身邊又不許帶錢。又不許你們帳房裏去開支。我問你你們幾口子。可是神仙能穀寒不添衣。饑不進食的嗎。寶珠不禁笑了起來道。不和你講這些死話。還是說正經。倒底祝春爲什麼到咱們號裏去。充那信房。蘧仙道。你不愛聽我這些話。也就不必講了。說罷便歸自己飲酒吃菜。還遜着寶珠也吃。寶珠那裏忍得住。早已沒口子的央着。叫好哥哥不要嘔我。快和我說了。你不說。我便打今兒起。一輩子不和你吃酒。蘧仙見他純是小孩子氣。知道講了真話。反掃了他的雅興。因扯個謊道。祝春因爲自己想開個店號。又苦沒得經驗。所以投身入去。學習點子生意上的經絡。寶珠笑道。好好。你們這班人真的做。

過了官便換了一副腸子。一心只想發財。只怕都害了銅錢病呢。好好的人不要做倒去學做錢鬼。回來我見着。祝春總得很。罵上他幾句。出出我的穢氣。好哥哥你不要往號裏去。仔細身上惹了銅臭。吃我婆子和浣妹妹的嫌憎。說着笑個不了。正是

艷福算來消不盡。

鑄愁何苦覓黃金。

### 第七十二回

晏除夜畫筵開翡翠。

消白晝綉被覆鴛鴦。

却說當下蘧仙和寶珠在萬不如軒吃了會子酒。蘧仙因問蘇州可去不去。寶珠說是美雲的好日。改在正月十三。要等二月上纔能散去。蘧仙因說浣花想同去的話。寶珠說好。其時天已傍晚。蘧仙叫文兒付了酒帳。讓寶珠上了馬。便自回去。這裏寶珠帶着鋤藥。回到府中。逕到川



堂裏面下馬。見廳上已點起了燈火。有好幾個家人。提着燈籠。大廳的中門開着。裏面打好一乘大轎。光景是秦文要出門去。心想碰見了沒趣。不如去石時那裏坐一會子。想着便向南書廳後面走來。許升迎着忙去通報。石時走到迴廊下來。接着寶珠笑道。我來府裏這多天了。總不會見你到一面。今兒是什麼風吹來。寶珠道。前兒花農和我講了。我纔知道大哥在這裏。早想過來請安。却得不到一點空兒。說着兩人挽手而進。到帳房裏坐下。石時見寶珠臉紅紅的。因問今兒從那裏喝了酒來。寶珠因把遇着蘆仙的話說了。又把蘆仙講的話講給他聽。却只笑那祝春。說是害了銅錢病呢。石時心裏明白。暗想寶珠竟是天真爛漫的一些。也不見到自己身上。可見年輕嬌養慣的人。總不懂得人情世故。便也不好多講。只搭訕道。祝春想開店號。我也說他轉錯了念頭。

原來爲如  
此吵鬧着

婆子丫頭  
最是有些  
權力的

要曉得開店是不容易的呢。不瞧今兒咱們對面的綉顧舖。一下子便逼塌了嗎。寶珠道。那月綉顧舖子。不是咱們府裏張壽開的嗎。石時道。便是張壽和蔣阿喜搗股兒開的。所以這回子東府裡的妝篋。都叫他舖裏辦去。誰知這一回辦出來的東西。全不合式。前兒退了出去。一件不收。你想這個虧。他們怎麼吃的。下一面是賒來的。綢緞。一面是欠着的工錢。一面又是錢舖裏把動着的墊本。一面咱們府裏又要追還定錢。這種貨物。又不比別的好賣。給別家去。你想一下子四面擠軋。攏來。又是年下到來。怎麼得了。寶珠道。這也容易。只要東府裏求去。將就點兒。替他收用了便罷。石時道。不中用。張壽家的。早去求過了來。無奈三太太和大小姐身邊的婆子丫頭。衆口同聲的。都說做的不好。又說妝篋。是不比別樣用上。這種綉貨。是傷了新娘體面的呢。寶珠笑道。這

就是張壽自己該死。怎麼辦下這等不中用的來。光景他也和祝春一樣。害了銅錢病呢。說得石時也好笑起來。時已晚膳。寶珠便在石時這裏吃了。又談一會。便自進去。安寢不提。光陰迅速。這日已是除夕。秦府裡合家大小。祭了宗祠回來。便在南正院設席分歲。一席是柳夫人寶珠。婉香。眉仙。軟玉。蕊珠。一席是秦文。袁夫人。秦瓊。漱芳。美雲。麗雲。一席是秦珍。沈藕。香綺。雲茜。雲林。愛儂。賽兒。共是十八位。分作三席。品字式擺了。滿院裏點的燈燭輝煌。廊下又設下幾席。是給幾個有體面的丫頭分歲的。一席是柳夫人的大丫頭。殿春。賞春。袁夫人的玉梅。步蓮。沈藕。香的金雀。翠鶯。石漱芳的翠兒。花婉香的笑春。一席是秦珍收房的銀雁。寶珠收房的嬈。烟春。妍。筆。花。書。芬。又添上一個賽兒的玉簪。和寶珠的晴煙。婉香的海棠。還有兩席。是袁夫人的金荷。素菊。美雲的湘蓮。

合府丫頭  
名至此一  
點絕好排  
場

碧桃瑞蘭秋蘋。麗雲的小紅小翠小桃小珠小綺雲的情兒喜兒茜雲的  
四兒佩兒。藕香的翠鳳小鵲。婉香的愛兒。眉仙的韻兒。軟玉的墨香寶  
寶。蕊珠的硯香。賽兒的小憐。各席都派了小丫頭伺候斟酒。真個是翠  
繞珠圍。春光如海。只覺得衣香鬢影。吹氣如蘭。院子外面。又擺下兩席。  
是給春聲館的一班女孩子分歲的。早已打起十番鑼鼓。十分熱鬧。此  
時各席上人人歡笑。個個精神。做書的只有一枝筆。也記不及這些。只  
好從略表過。這一夜整整的鬧熱到了明年大年初一早晨。方纔散席。  
秦文帶了眷屬。又到宗祠裏去拜了祖先回來。南正院早已鋪設下滿  
地紅氈。先是秦文夫婦給柳夫人道喜。落後便是秦珍夫婦。秦瓊夫婦。  
寶珠夫婦。四雲姊妹。以及賽兒夫婦。給柳夫人拜年。最後是一班丫頭  
婆子們叩頭。接着又是小廝們家丁們。都到階下來叩頭道喜。烏壓壓

的擠滿了一院子的人。大家便在南正院用了早點。各自回去。柳夫人帶了秦珍夫婦。和寶珠夫婦。又到東府裏去給秦文夫婦道喜過了。寶珠等回來。又到西正院和東正院。給珍瓊夫婦道喜過後。回到惜紅軒來。賽兒夫婦也來叩喜。隨後藕香漱芳四雲等也來了。整整的忙了上半天。這日午膳。仍擺在南正院。大家都在那裏吃了。下午是麗雲約了衆人。在他住的小羅浮仙館賞梅花。各人因都有倦意。回房安息。一會寶珠便回到婉香房裏。睡了一瞌醒來。聽得中間房裡擲骰子聲。春妍和嬈姻在那裡說笑。早就心癢癢的。推着婉香要他一起來。婉香不肯。欲待先自走起。又捨不得。婉香欲待再睡。又怕誤了麗雲的約。被他取笑。因央着婉香道。好姊妹。咱們回來早點兒再睡。這會子你和我同去。我才有趣兒。婉香笑道。誰弔住了。你你愛去。你去。你的我愛睡。我

正面文章  
寫得如此  
清潔所謂  
不着一字  
盡得風流

我亦坪然  
心動讀至  
此覺西廂  
酬簡一詞

睡我的咱們兩個又不穿連脚褲兒呢寶珠笑道連脚褲兒我倒不曾見過是怎麼樣的咱們試穿穿瞧婉香怕癢忍不住格格吱吱的笑了起來寶珠見他如此越發用手去捏他的腰兒婉香笑的話也講不出來只向被窩兒下底鑽去攪的一床被也皺得不成樣兒那床屏上的玻璃也震得格格楞楞響婉香恨道我要惱了快還不放手寶珠怕他眞的發惱因住了手道你叫我一聲兒我便饒你婉香因叫聲寶弟弟寶珠說我不愛你叫我寶弟弟婉香道那麼叫你什麼寶珠向他耳邊低低的講了一聲婉香紅了臉道啐你叫你軟姊姊叫去寶珠見他臉對臉的啐來趁勢兒一頭抱住把自己的臉蛋兒去慰貼着不作一聲胸口覺着婉香的心翼翼的跳着身子軟得和近了火的糖人兒一般寶珠看他臉色嬌滴滴越顯紅白却閉着眼只裝睡熟了那靨上的紅潮直

因係通房  
故寫來不  
覺唐突

暈。到。眼。泡。兒。下。面。任。憑。推。着。問。着。總。是。不。理。此。時。寶。珠。心。裏。好。似。飲。多。  
了。酒。的。一。般。迷。迷。朦。朦。恨。不。得。一。口。兒。將。他。吞。在。肚。裏。便。緊。緊。的。佯。傍。  
了。一。會。重。入。睡。鄉。直。到。傍。晚。麗。雲。着。小。翠。過。來。催。請。春。妍。聽。房。裏。沒。得。  
聲。息。便。進。去。隔。帳。兒。叫。聲。小。姐。却。不。見。應。因。輕。輕。地。揭。開。帳。兒。看。時。兩。  
人。正。交。頭。睡。着。一。條。錦。被。却。只。蓋。了。半。身。幸。是。房。裏。升。着。宮。薰。不。然。怕。  
不。惹。了。風。寒。此。時。外。面。已。下。雪。花。兒。了。春。妍。的。臉。上。本。是。冷。颼。颼。的。這。  
刻。兒。不。由。不。一。陣。陣。的。熱。將。起。來。因。不。好。動。手。去。驚。動。他。們。便。放。下。幃。  
兒。再。把。宮。薰。上。的。炭。加。熾。了。些。退。了。出。去。却。叫。海。棠。進。去。上。燈。自。己。也。  
同。進。房。來。故。意。說。話。響。些。親。手。把。燈。架。子。扯。下。來。時。骨。轆。轆。的。怪。響。果。  
然。把。寶。婉。兩。人。一。齊。驚。醒。兩。人。臉。對。臉。的。一。笑。見。房。裏。已。點。了。燈。聽。春。  
妍。說。話。婉。香。因。問。什。麼。時。候。了。春。妍。道。纔。晚。呢。麗。小。姊。正。着。小。翠。來。請。

爲什麼不  
要吃酒闌  
者思之

爺和小姐去呢。寶珠道：我不去了。你回他說：姐姐倦的不願意起來。我也陪着……說到這裏，還沒講下去。早被婉香掩住了嘴。自己接說道：春妍，你只說我昨兒多飲了。今兒不適意着就是了。春妍笑道：那麼爺怎麼說呢？難道也說不適意？寶珠道：是呢。回來總給他們取笑。我去。我去。我起來。婉香道：好好，你還是去的好。讓我也睡得安穩點兒。不過去。便去酒可不要去吃。寶珠道：爲什麼呢？婉香瞋了他一眼。寶珠不禁嘻嘻的笑了起來。不知又向婉香耳邊講了句什麼話。婉香道：不要不要。你今兒不要回這裏來。你若不聽我的話，打今兒起，一輩子不睬你。寶珠笑笑，也便不答。隨即披衣下床。春妍替他披上外衣。嬾煙聽寶珠已起來了，便叫愛兒送臉水進去。見外面雪花逾緊，知道寶珠要到東花園去，便把風兜子和一口鐘都預備好了。寶珠出來，便替他穿戴上。自



懶得走動  
四字耐人  
尋味

新年景物  
寫來自與  
平日不同

己和春妍兩個。掌了風燈。照着同去。這裏婉香見寶珠去後。也睡不穩。便自起來。晚妝既畢。懶得走動。便在自己房裏用了晚膳。拿出一副牙牌兒來打五關消遣。不多時。眉仙回來。走過惜紅軒廊下。聽見牌兒聲響。向窗眼兒裏一望。見是婉香一個兒在燈下弄牌。海棠愛兒都站在旁邊看他。婉香却手不住的。在那裏檢牌。燈光相映。那一張白鑿石的桌面。攤着幾行雪白的牙牌。襯着一雙玉手分外出顯。因便笑着走了進來道。姊姊倒靜悄悄的有趣兒呢。我被他們鬧酒鬧的頭也昏了。我和你來鬪牌。婉香笑道。你打算拿什麼來輸給我。眉仙笑道。有呢。說着因把手怕兒在桌上一放。道要是你贏得我去。我便把這個送你。婉香打開着時。却是一隻玉船兒。彫刻的十分細精。看是做酒杯用的。因道這是誰的。我從來不曾見過。眉仙道。東府裏的東西。你不見過的。怕也

五關兒也  
好賭輸贏  
來真是創  
舉

原來又和  
寶珠賭來

着。這是三太太的。我愛這個。賭了酒。被我贏來了。幸而十杯多。要輸。不  
是輸了。我這會子。怕不做。了醉人兒嗎。婉香把玩一回。愛不忍釋。因道  
我也和你賭十杯酒。我輸了吃酒。贏了。你不必吃。只把這個玉船給我。  
便拿這牙牌兒。做個酒令。我打一副五關。你也打一副。誰打不通時。誰  
輸。大家都打通了。不算。再打過。你說好麼。眉仙答應。便坐下來。先打。却  
是贏的。該婉香回打一副。正打通了四關。還賸一關未通。剛急着怕吃  
酒。却好寶珠一疊聲。嚷了進來。道。好好。我吃了酒。賴了我的玉船兒。逃  
這裡來了。眉仙見寶珠來了。忙把玉船兒。拿在手裏。笑着要走。婉香不  
依。攔住了。不許他走。寶珠趁勢。便向眉仙手裏來奪。三個兒。早扭做一  
堆。笑聲滿屋。外面有人道。你們爲了玉船兒。不要弄哭了一個呢。正是

房幃樂事喜難盡。

寶器驚逢別有因。

第七十三回

認玉船大方不推究

結珠胎小妹太嬌羞

却說眉仙正怕寶珠婉香搶他的玉船兒。見軟玉進來忙央着道。好姊妹快幫我呢。軟玉道。妹妹你交給我。眉仙道。好罷。他們做鵝蚌你做漁翁呢。軟玉笑道。誰希罕這個。這東西本來還是我家的呢。眉仙道。越發好了。倒來充做主子了呢。寶珠道。正經是軟姊姊家的。我從前也見過。來。婉香笑道。既是軟姊姊家的。怎麼會到了三太太那裏。軟玉道。想來是我太太在時。送給三太太的。寶珠道。這也未必。我記得你太太去世之後。我還在府裏用過。只一隻杯子。要便原有照樣的兩隻。也說不定。若說是你太太送給三太太的。這話不像。軟玉笑道。照你說不是我太太送你。三太太時。便是你三太太從我太太那裏偷了來的。觀着笑。

彎了腰。寶珠聽說這話，便不肯依。呵着兩手要去呵痒。慌的軟玉奪門逃了。眉仙道：軟丫頭真是該打。你還不擻他的嘴去。寶珠不待他說，早就躡足兒趕着軟玉出來。軟玉見寶珠追了出來，忙向左轉個灣兒，避入醉花仙館。忙叫蕊妹妹幫我呢。口裏說着，早已穿過蕊珠的臥房，繞向後房躲去。寶珠進來，却和蕊珠撞個滿懷。蕊珠的身材本是極嬌小的。禁這一撞，早便跌在地下。寶珠不防撞了蕊珠，吃了一驚。見蕊珠已在地下哭了，不禁笑道：好妹妹，快不要哭。這是你姊姊害你的。你跌疼了那裏。說着，早蹲下地去，抱他起來。蕊珠却一身兒都靠在寶珠肩。上。說我的心和牙齒兒都震碎了。呢。寶珠說：不哭不哭。今兒是大年初一。哭不得。我和你來擲狀元紅。蕊珠聽說果然止了哭。一手揩着眼淚，頭倒在寶珠懷裏。說你不要追我姊姊去。我和你來。寶珠因將着他手兒。

走到妝臺邊坐。下一面叫筆花拿骰盆子。來一面向空笑道。軟兒你躲着。儘你躲去。明兒我總好好的收拾你。硯香笑道。大小姐早從後房繞了出去。寶珠便不理會。也叫硯香筆花。一淘兒擲狀元。蕊珠每盤都輸。落後寶珠擲了一盆五紅。却被蕊珠將骰子一把收起。說不和你來了。寶珠不肯。蕊珠重又放在盆子裏道。讓你一個兒來去。回頭瞋硯香道。火爐子也熄了。茶也冷了。被窩兒也不抖。咱們今兒賭一夜子氣嗎。硯香見蕊珠已有倦意。便答應着去倒茶。筆花也走開去添那火爐子的炭。寶珠却走向床上一頭躺下。蕊珠笑道。就這樣睡了麼。還是半夜裡再起來抖被。寶珠聽說重又坐起。走下地來道。我還想軟姊姊那裏去。蕊珠看了寶珠一眼。半晌不答。既而道。是呢。回來我姊姊當你真的惱了。可不穩便。果然是去的好。因回頭叫硯香打燈。硯香笑笑。却不動手。

我轉寶珠  
設身處地  
想來福地  
享點福却  
有點難呢  
做人難呢

筆花已把被窩抖好了。將着硯香一同退了出去。隨手把房門帶上。寶珠見蕊珠滿臉的不自在。相因看看鐘道：十二下了。咱們睡罷。蕊珠道：早呢。軟姊姊或是婉姊姊眉姊姊都等着你呢。你怎麼不去。你不去。可要我替你通知一聲兒嗎。寶珠笑道：你愛去通知。你只管請。我却要睡了。說着便自寬衣。蕊珠却真的站了起來。拿個煤子點了火。又去點了風燈。剛拿在手裏要走。不防寶珠走過來。一口吹熄了。接去放在桌上。一手便替他解衣鈕子。蕊珠擘手抹了。寶珠的手。寶珠看他眼波兒早已水汪汪的。因道：何苦來。嘔我呢。蕊珠不語。把個手指兒在寶珠頰上輕輕的點了一下。那淚珠兒竟滴了下來。寶珠心裏本是憐惜蕊珠。見他這樣。因怪到自己不該冷落了。他因打起一副溫存手段。沒口子的逗着他笑。好容易纔把蕊珠擁入羅幃。少不得枕邊衾底。又有多少纏。

話妙雙關

綿這且按下。却說這夜軟玉滿擬寶珠總對留餘春山房來。因一個兒坐到兩點多鐘。聽小丫頭說已在醉花仙館睡了。便自和衣上床。正朦朧間。忽聽書房裏有人講話。細聽是筆花的聲音。軟玉本未睡熟。因叫聲筆花進來。問這時候你來什麼。敢是爺醉了酒。嘔了嗎。筆花道不是。頭裏小姐跌了一下。倒不覺得。這會子吵肚裏疼的忍不住呢。軟玉道。怕是受了寒呢。筆花道。不是。剛請金爺來診脈。說是動了胎氣呢。軟玉怔道。怪道你小姐總說有病。每每吃了什麼。便覺的要嘔。又喜歡吃酸。食兒筆花聽說軟玉講自己小姐愛吃酸。想到方纔的光景。不禁臉紅紅的。笑了起來。軟玉道。金爺既來過了。太太可也知道了嗎。筆花道。太太剛來過了。纔去。心裏又歡喜。又急。別的倒不說什麼。只吩咐爺說。今後不許歇在醉花仙館。因此咱們小姐又哭得和淚人兒一般。軟玉

笑道。只又是太太的什麼意思呢。筆花臉上又紅了一層。欲待不說。估量軟玉不懂。因道。聽說是有了喜時。兩口子同不得床。怕養下孩子來。瘡癤兒多的緣故。軟玉仍是不懂。因道。這又什麼緣故呢。筆花回答不出。半晌道。從前聽我府裡太太這樣講的。大約總是醫生們嚼的舌根子。倒也不管他去。不過這會子。咱們爺倒爲了難了。眼看着小姐病着。怎麼肯分床去睡。若不依太太時。怕又惹了太太的氣。我剛到惜紅軒和夕陽紅半樓去來。都已睡的靜了。所以來和書芬姐商量。怎麼想個法子。把爺請到這裡纔好。說着。書芬已進來了。笑道。這個你也太多事了。太太吩咐。不過不許爺說到這裏。却抿嘴兒羞的講不下去。又道。爺不放心。丟下你小姐時。你只等他坐的倦了。請你房裏睡去。就是筆花聽說。兜臉的啐了一口。道。倒是請爺到你房裡睡去。軟玉也笑了起來。



正說的好笑。忽地硯香又忽忽進來。對簪花道。小姐和爺惱了呢。快還不去。大小姐還沒睡。快也勸去。軟玉見他神色倉皇。因道。什麼便惱了。硯香道。小姐因金爺說是有喜羞得什麼似的。却又被太太知道了。他說明兒少不得合府的人。都要知道。把張臉兒放那裏去。恨的不要活了。說都是爺害了他。這會子和爺吵着把爺的手臂兒上搯的沒一塊好肉。爺也沒一句話兒分辨。又不忍避開了。不儘他搯怕他分外生氣。這會子搯的哭了。呢說的大家笑了。軟玉道。正經不要把爺搯得什麼似的。明兒見不來人。書芬道。聽他呢。他這張贊嘴。不拘講什麼。總加銜兒。爺總願意給蕊小姐搯着。便是疼了也總有趣兒。管他去呢。軟玉總放心不下。便叫書芬掌燈。走下地來。整整衣。同出院去。此時雪已下得兩寸多厚。天氣更冷。風吹過來。覺得寒勁勁的。遠遠已聽得鷄聲喔喔。

筆花笑道。今兒大年初一。又鬧了一夜。咱們真是那裡來的晦氣。硯香笑道。大年初一得了個喜信。怕還不好嗎。說着已到惜紅軒門首。見裡面燈火已熄。只有婉香房裡。還有隔幃兒的一點燈影。便從游廊上走去。那鸚鵡聽的人聲。早驚醒了。叫將起來。軟玉等却不理會。一直來到醉花仙館。見裡面燈火通明。房裡的火盆子升得正旺。蕊珠擁着被兒捧着臉。在那裡哭。寶珠却低着頭。蹙着眉兒。一手撫着自己的膀子。面向着蕊珠。並不覺得軟玉進來。軟玉看他兩個的神景。不禁好笑。因道。寶弟弟。你可是被蕊妹妹擰的疼了。我來替你揉呢。寶珠回頭。見是軟玉。忍不住也笑了。道。你妹妹和我拚命呢。蕊珠抬頭。因向軟玉道。姊妹你來的好。你把我命宮裡的魔星前世裡的冤家帶引了開去。免的我看着生氣。又道。你也知道了嗎。我明兒怎麼見人去。軟玉笑道。這也斷

沒有人來取笑你的。只有替你高興。替老太太道喜去的。寶珠道。你少說仔細。你的皮肉。他正沒處出這口子氣呢。軟玉道。正經妹妹。你這會子疼的怎樣。蕊珠道。這會子我擰的他疼了。我倒疼的好了。說着不禁破涕爲笑道。只怕姊姊倒替他疼的利害呢。軟玉也笑道。寶弟弟你何苦來。他既不要你在這裡。你怎麼不到別處去。蕊珠道是呢。我也說。怎麼不到姊姊那裡去。軟玉寶珠一齊笑了。答不出話。倒是筆花笑道。怪不道剛纔大小姐說我小姐愛吃酸食兒呢。說得軟玉越發笑了起來。此時天已微明。紗窗上映着雪光樹枝上的雀兒。早先吱吱啾啾的叫了起來。蕊珠兩夜不睡。也便倦了。朦朧着去。硯香喚醒了。叫他睡好。他便和衣躺下。硯香給他蓋上了被。蕊珠又重新睜開眼來。看看寶珠。見軟玉在旁。便不則聲轉臉兒向裡床睡去。軟玉知道蕊珠的意思。並不

真。要。寶。珠。往。別。處。去。因。便。推。說。冷。了。回。去。添。衣。這。裡。寶。珠。便。仍。睡。下。不。提。打。這。一。日。起。蕊。珠。心。裡。只。怕。人。家。當。面。取。笑。便。推。病。不。到。南。正。院。去。寶。珠。也。終。日。的。伴。着。蕊。珠。不。忍。離。開。一。步。連。婉。香。眉。仙。到。來。蕊。珠。也。只。隔。着。帳。兒。談。天。有。時。明。明。坐。在。床。上。却。總。躲。向。被。窩。兒。裡。去。朝。着。裡。床。對。答。不。肯。和。人。照。面。大。家。知。道。他。是。害。羞。也。就。絕。口。不。提。這。一。個。喜。字。直。到。美。雲。的。嫁。期。近。了。還。是。不。肯。出。去。却。好。葉。太。夫。人。着。人。來。接。軟。玉。蕊。珠。因。眉。仙。已。是。沈。左。襄。的。寄。女。一。併。接。着。過。去。預。備。美。雲。過。來。時。不。致。寂。寞。蕊。珠。便。趁。此。機。會。避。到。家。去。和。瘦。春。作。伴。那。葉。府。裡。又。把。浣。花。接。了。回。來。幫。着。軟。玉。眉。仙。等。料。理。新。房。打。從。正。月。初。八。行。聘。那。日。起。兩。府。裡。忙。個。不。了。秦。府。裡。一。切。都。是。袁。太。太。和。沈。藕。香。石。漱。芳。主。持。葉。府。裡。則。太。夫。人。年。壽。已。高。尤。月。香。又。不。慣。閒。事。眉。仙。是。男。府。裡。的。眷。屬。有。

些不便作主。軟玉蕊珠又少不更事。瘦春是即補的新娘。避了不出。還把個浣花扯住了。陪在身邊。因此便把大賓金有聲的令妹。石時的太太。請了過來。主持一切。這且表過不提。却說喜期的正日。便是正月十三。早兩天發奩。金有聲大早起來。先到葉府裡道喜。一會子盛蓮仙也到了。又添上兩位陪賓。男府請的是桑春。女府請的是華夢庵。四人都到在葉府會齊。同到秦府。只見車馬盈門。自頭門起。直到川堂裡面。大廳上開了中門。二廳上舖滿妝奩。沿路上掛燈結彩。搭了棚廠。喜字幃子。掛的沒一絲兒壁縫。真個紙醉金迷。賽過珠宮貝闕。四乘大賓的轎子到門。早已大吹大擂。一重一重的門首。都有吹打。到大廳上下轎。早有張壽高升等接着。引到南書廳。和秦文道喜過後。就有四位知賓的貴客。是李冠英。白劍秋。林冠如何。祝春等。陪到東花廳坐茶。畢後。就在西

只消兩語  
寫盡喜事  
神氣主賓

花廳坐席。每處廳上。都有一班清音細樂。只覺人人都是滿面春風。個個含着一團和氣。夢庵和蘊仙本來都是放浪不羈的。這會子在這雍容整肅的場面上。倒不免有點兒拘束了。所以轉覺金有聲。桑春等一班老輩。瀟灑自如。閑話少說。不一時飯畢之後。秦文過來給四位大賓道勞。外面早已人聲鼎沸。忙着穿桿子。絡索子。抬動妝奩。金有聲等便起身告辭。階下鼓樂齊作。聒的言語也聽不明白。秦文送至西花廳門首。仍是四位知賓。送到大廳上。轎。男府大賓在前。女府大賓在後。魚貫而出。門外升炮三聲。一班閒人閃開讓路。看那媒人的轎子去後。再向門內探頭一望。正是

萬重朱戶神仙窟。

百寶妝奩富貴家。

### 第七十四回

親上親雲兒出嫁 美中美婉姐說詩

却說秦府裏的小姐出嫁。那妝奩的富麗。排場的闊綽。自不必說。看的人那一個不嘖嘖稱羨。不過美雲心裏。却不很高興。你道爲着什麼。因爲小時節。曾經親眼見過葉魁。有點傻氣。雖聽說是沈左襄躬自督飭。兩年以來。已成了一個飽學。但只怕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有些相信不過。又因妝奩一層。外觀雖然華麗。到了萬分。却不過是些衣飾器具。並無一爿字號。一扣莊摺。一畝匿田。一間產屋。眼見得葉府是抄過家的人家。沈左襄也是個兩袖清風。毫無居積的。將來要單靠葉魁手裏起家立業。只怕有點兒爲難。初不料秦文。只在這些空場面給他鋪排。內骨子。一無實濟。因此。不由得不怨自己。命薄暗中噉泣。已非一日。人家只道他是依依骨肉。誰知他正是一腔幽憤。欲訴無從。到了十二那

天。眼。見。得。明。日。便。要。出。門。從。此。就。是。外。人。的。了。他。心。裏。那。種。難。過。真。教。我。有。筆。難。描。整。整。哭。了。一。夜。直。到。天。明。早。聽。得。外。面。鼓。吹。喧。天。礮。聲。震。地。滿。耳。間。只。有。歡。笑。聲。和。道。喜。聲。自。己。的。房。原。在。小。臨。波。榭。這。會。子。纔。和。綺。雲。對。調。了。住。在。這。所。石。林。仙。館。和。東。正。院。祇。隔。着。一。處。走。廊。曲。曲。的。所。在。因。此。愈。覺。熱。鬧。此。時。辰。光。雖。早。恰。已。梳。洗。完。畢。外。面。人。聲。喧。雜。知。道。往。自。己。屋。裏。來。的。因。在。鏡。屏。上。照。見。自。己。的。眼。圈。兒。腫。得。和。胡。桃。一。般。見。人。不。雅。便。索。性。閉。了。眼。睛。冥。心。靜。坐。任。憑。陪。房。丫。頭。去。周。旋。應。對。自。己。總。不。開。口。一。會。子。喧。傳。進。來。說。彩。輿。已。經。到。了。美。雲。聽。得。這。話。心。中。一。陣。炸。熱。身。子。兒。好。像。墮。入。雲。霧。之。中。春。聲。館。的。女。樂。進。來。吹。起。傍。妝。台。的。曲。子。婉。香。漱。芳。兩。個。替。他。上。了。冠。麗。雲。綺。雲。茜。雲。賽。兒。四。個。陪。他。吃。了。和。合。飯。便。去。辭。過。祖。先。又。辭。過。柳。夫。人。和。秦。文。夫。婦。以。及。珍。



瓊寶婉夫婦和自家姊妹此時不由不個個心酸淚落。因爲是個喜事，又不得不勉強裝做笑容。外面早就開鑼升砲來親迎的，葉魁已在正廳上轎，打着道子先走。落後秦府裡的彩仗，也就起身。滿院子人山人海，鼓吹震天。袁夫人出來，左右兩個丫頭，一個拿面圓鏡子，一個拿一根紅紙火撚兒，向轎內炤了一炤，轉身進去。那一班鼓手越發用勁吹起兩支響號，響得和虎吼一般。早見四個陪房丫頭，攙着美雲，罩了紅巾，款步從南正院出來。前面一對雀翎宮扇，兩對宮燈，後面簇擁着許多女眷，送到院門口站住。美雲迴身福了兩福，便自上轎。八個人夫扶着出去。那彩輿上點的燈彩，和火樹一般。四個陪房，便是湘蓮、碧桃、瑞蘭、秋蘋也，一齊上轎。秦瓊和寶珠去做送親。一霎時風殘雲卷，的散了出去。秦府裏就像喜事完畢了的一般。滿院子都鴉雀無聲了。其實原

有許多男女賓朋在那裏上晏。不過秦府自家人心裏好像空洞洞的。少了一件什麼似的。暫且按下一頭。再說葉府裏彩輿將到。滿堂點起燈燭。四位大賓先到。坐茶散後。華夢庵高興。便扯了盛蘊仙去做贊禮。站得高高的。一時葉魁親迎回來了。夢庵知道彩輿即到。早先打掃喉嚨。預備高唱。等到彩輿扛到中廳。夢庵就放開嗓子。喝起禮來。果然是一鳴驚人。任你鼓樂聲喧笑聲也蓋不過他的音響。唱得字字清楚。先是主婚的沈左襄出來。向轎門兒拱了一揖。隨後葉魁出來。站在下首拱迎。然後三請新人降輿。這種禮數。是沈左襄臨時改正的。所以與流俗不同。當下主人拜過喜神。兩新人隨叩過了送神易位。交拜成禮。送入洞房。華夢庵就拍手狂笑下來。討喜酒吃。其時花園內早已擺了席面。外面男賓便先入席。裏面少不得有一番忙亂。這且不必細表。到得

膳後兩新人參過家廟。又參謁過合家眷屬。三黨姻親。直至傍晚。方纔雙雙回向秦府而去。少不得又有一番禮數。別的不說。單說袁夫人見葉魁的舉止言動。果與從前不同。心中自然高興。此時美雲回到家內。雖則嫁去了。不過一天半日。竟像隔別了三生再世。重見親人的一般。心裏頗覺舒暢。兩日以來。不曾吃過什麼。這會子回到石林仙館。進些飲食。葉魁在西花廳上散席下來。便到南正院請過柳夫人的安。又到東正院去見過袁夫人。袁夫人少不得一番叮嚀。不一時玉漏已沈。銀燈將爇。秦府裏外。重又點起滿堂紅燭。一對宮燈。便到石林仙館來請美雲。美雲正在卸了嚴妝。閑散一會的時候。聽說又要動身去了。不免咒心的引起了一絲煩惱。想到此刻轉去之後。不免又添上十分害怕。萬種羞慚。却是由不得自己。早被一班人簇擁着去。往東正院叩過了

晚安。又向各位告辭。到正廳上。已見男賓引了葉魁出來。於是作對兒。又在廳上叩辭一番。同時上轎。逕向葉府而去。兩頭一併按下。如今做書的要來白幾句了。看官。你想美雲在家裏時節。除了一個寶珠之外。連自己的哥子。也還嫌他鄙俗。如今嫁了這個葉魁。比起寶珠。自然天差地遠。心裡納悶。自不必說。虧得有眉仙軟玉蕊珠瘦春浣花一班人。和他朝夕廝伴。葉太夫人又把婉香接了過去。少不得笙歌筵宴。鬧熱幾天。因此美雲也頗不寂寞。倒把一個寶珠。賸在家裡。悶得忍耐不住。若沒有春妍嬈烟書芬筆花一班人。早就一兀頭憔悴死了。寶珠常說。這會子。不單是嫁了他姊妹。一個分明把他的四位夫人。一齊和白鵝子似的。裹了淘去。打從五朝過後。沒一天不叫人去接。總接不到一個。回來自己又賭了氣不去。直到過了正月底。纔把個婉香眉仙接了轉。

來。寶珠早和着了漿的紙蝴蝶兒一般粘在他兩人身上。寸步不離。因問起美雲和葉魁可講得來。婉香搖首兒。半晌道。論理魁弟弟也比從前的討厭樣兒了。他近來做的詩也頗看得過。看他的詩却是一片性靈。可見他如今也不是一個蠢物了。不過大姊姊的眼界過高。一下子總覺得心裡不甚滿足。寶珠道。你看見他近來做詩麼。婉香笑道。是呢。這會子他做的新婚辭。我還記得。我背給你聽。倒彷彿是你的口氣呢。因道。他第一首說

幾日前頭暗忖量如何。覷覷作新郎。高堂阿母還相笑。何況聰明姊妹行。

寶珠笑道。這分明是我做的一般。不過他太太早已去世。這阿母兩字用得不妥。婉香笑道。西池阿母便是王母。祖父母稱做王父王母。何嘗

不切當呢。又說第二首道。

安排百輛去親迎。詩要催妝取次成。不是人前偏臉軟。奈人都是  
齋生。

寶珠道。他那催妝詩也做的很好。我還道是蘧仙代他做的。照這樣看來。是他自己做的。倒難爲他。婉香應問是怎麼樣兩首。寶珠道。我沒有你這樣好記性兒。回來我去找來給你看。他那新婚辭。總派還有。你索性背將完來。婉香道。第三四首是

花輿簇簇降中庭。寶扇雙開孔雀屏。揭去紅巾人似玉。華燈照影  
太娉婷。

霞裙新着嫁衣裳。緩欺明珠結珮璫。步上紅氍翻自訝。是何福分  
做鴛鴦。

寶珠擊節道：這真好呢！他把心坎兒上，一種說不出的歡喜，都形容出來了。婉香笑道：他還有呢！他說：

合歡杯酒略沾唇，已泛胭脂到十分。  
拜罷盈盈堂上去，萬條銀燭擁天人。

乍逢無處用，溫存辜負葡萄酒。  
滿樽燈底不須偷眼望，嫁郎如我，  
穀銷魂。

寶珠聽到這句，不禁嗤的笑了起來，道：詩果然好絕了！只不過魁弟弟不配講這種話。婉香笑道：你說他不配，誰配來？寶珠指着自己的鼻子道：除了我，還有誰？婉香把個指尖兒向他頰上一抹，道：不愛臉呢！一般兒的愛誇自己，分什麼彼此來？寶珠笑道：還有沒有了？婉香道：有是還有，我却記不清了。只記得有兩句道：不敢憐卿比肩坐，有人屏背悄羞。

郎又道。惱煞。外家癡阿妹。牽人一處問。稱呼寶珠笑道。他這幾首詩都好。我去找那催妝詩來給你瞧。說着便自到石時那裡找出。原來當日喜事的時候。也是石時管的帳房。這些具文禮帖。都收在他那裡。因便一找就着。袖了進來。見眉仙正和婉香坐着說笑。因給兩人看。是一幅泥金箋上寫着四首詩道。

紅燈隊隊上華堂。却扇爭看傅粉郎。拈取珊瑚雙玉管。萬人叢裡寫催妝。

盈庭簫鼓沸春聲。綠袖紅裙繞作城。都說天孫今夜嫁。如何還不駕雲駟。

賓朋謔笑太胡嘲。華燭如椽徹夜燒。何事彩鸞不相顧。被人看煞小文簫。



漫着霞裾。嬾畫眉。催妝未竟。反催詩。原來一管生花筆。還在張郎手內持。

眉仙笑道。詩果然好。但是總不脫一種矜誇的口氣。寶珠道。凡人在心滿意足的時候。不論做出詩來。講出話來。總不免自高聲價。競鳴得意。的這個。我是過來人。所以看了他的詩。我怪覺心痒痒的。想到去年時候。說着。早把兩手去搭在兩人肩。上道。姊姊。你兩個可也想到那時候的情景嗎。說着。啾啾的笑個不了。倒把婉香。眉仙。羞的答不出來。正是無限嬌羞。新嫁婦。有情眷屬。舊神仙。

第七十五回

憶舊游美姊感年華

求新學魁兒赴日本

却說美雲嫁到葉府之後。光陰迅速。轉瞬已是滿月。秦府裏接了美雲。

來家。少不得一番熱鬧。軟玉蕊珠。早於先一日回來。那日是個花朝。忙  
着些空頭事兒。把園裏的花木都繫了金鈴。懸了彩勝。次日美雲回來。  
看見這些花旛。倒反引起了無限感觸。心想。我去了一月不道。滿園的  
花樹都已綴葉生花。再過幾天。少不得成陰。結子花落春殘。我自到了  
葉府。彷彿我在人世上的事已經做完了。我的心便也死了。多時今兒  
回來。就彷彿死過了的人回神一般。這些花旛。只算是替我招魂的。他  
們都儘着歡笑尋樂。可知我心裏。直是空洞洞沒一點兒生趣。呢想着。  
不禁現出一種悽惶的顏色。此時美雲本到惜紅軒去看婉香的。不知  
不覺忘了神信步。走向洗翠亭的石橋上去。後面跟着碧桃和秋蘋兩  
個。因道。小姐怎麼走這兒去。美雲道。我怕他們絮煩個不了。我尋個幽  
僻的所在。去坐一會兒。走着已到了亭內。看那亭子上。還掛滿了各式。

今昔之感  
最是無可  
奈何

淚珠緣 第七五回

八四

花。燈。想。來。前。兒。燈。節。上。在。這。裏。擺。宴。的。因。又。想。起。寶。珠。生。日。的。時。候。在。這。裏。賞。荷。燈。何。等。熱。鬧。如。今。自。己。倒。反。變。做。客。了。不。免。又。添。上。一。重。感。慨。碧。桃。見。他。沒。精。打。采。的。一。種。神。情。因。道。這。裏。有。風。不。要。受。了。寒。聽。說。春。笑。軒。的。杏。花。却。早。開。了。咱。們。何。不。到。那。裏。逛。逛。去。美。雲。點。首。於。是。便。從。綠。雲。深。處。走。來。見。那。兩。岸。的。垂。楊。已。經。着。芽。嫩。黃。淺。綠。煞。是。可。愛。走。到。月。洞。門。邊。有。一。叢。楊。柳。條。兒。低。覆。下。來。碍。人。行。路。美。雲。順。手。攀。了。一。條。看。那。葉。子。宛。然。是。一。種。嫩。茶。葉。兒。碧。桃。因。道。咱。們。到。清。可。軒。去。要。點。子。開。水。泡。來。吃。秋。蘋。笑。道。這。個。怕。不。能。吃。的。碧。桃。道。誰。講。來。我。倒。常。聽。小。姐。詩。中。說。什。麼。楊。枝。水。好。吃。的。很。呢。美。雲。不。禁。好。笑。因。道。癡。丫。頭。你。知。道。什。麼。叫。楊。枝。水。碧。桃。道。怕。不。是。拿。楊。柳。枝。來。泡。開。水。嗎。秋。蘋。道。那。些。不。過。詩。上。做。做。的。罷。了。那。裏。好。當。真。你。要。當。真。你。想。詩。詞。上。不。是。嘗。

確是滿月  
新娘回門  
的駁東

說美人兒的眉兒是個柳葉眉。又說什麼桃花臉兒櫻桃嘴兒。你倒試去摘兩片柳葉兒來八字式黏上了。又把幾朶桃花貼在臉上。口裏含一顆櫻桃。你看去可不像一個妖怪嗎。說的美雲也笑了起來。向北不多幾步。已到了春笑軒。看廊外的杏花。果然開了幾朶。兩隻孔雀正在艸地上啄青蟲兒吃。看見美雲。便都護都護的叫將起來。美雲道。這孔雀。不是在東花園鏡櫃裏的。幾時仍移到這兒來了。你瞧。他還認的我呢。那孔雀見美雲穿着一身玫瑰紫平金滿綉的一枝花襖兒。下面穿着五彩花繡的飄帶宮裙。光彩奪目。華麗可觀。便頭翹翹。尾角角的走到游廊外面。迴身一步扭轉頸兒。去將身一擺。那尾上的翠毛好像一柄絕大的扇子。撒了開來一個個的金翠圓圖兒。又好像許多的眼睛。閃爍的放出異樣光彩。碧桃秋蘋都高興得怪叫起來。那孔雀迴過

頭來對着美雲點點頭神情似乎誇耀自己華麗美雲氣他不過拿手裏的怕子向他一揚不道那一隻孔雀正在旁面把個長頸子和蛇一般向美雲手上啄來嚇的美雲一聲疾叫連忙退後不防踹了碧桃一脚幾乎跌倒惹的秋蘋笑個不了碧桃却早坐在欄干邊一手捻着自已小腳兒眼汪汪的要哭出來美雲笑了笑也不理會心裏却想這一雙孔雀竟是兩口子有這般的恩愛我拿帕子颺着這個那一個便來幫護比到葉魁那種自願自的情狀竟是人而不如鳥乎的這句話了正想着只見門首有人探進頭來望了一望美雲看不明白因問是誰那人便含笑走了進來給美雲請安美雲看是春蟬館的伶兒見他穿着一件本色本鑲的湖色緞襖下面也是一式的褲兒却那襖兒的身材十分纖小又短到十分還蓋不過膝袖子又小又短露出一雙珠釧

兒壓在緊身子的小袖子上。頭上的檻髮却似嫌他太長了。的用個牙梳兒卷在上面兩耳上銜着一對小小的金環。越顯得嬌小可憐。因道：「伶兒我多天不見你洗妝的時候。原來越出落得可人意兒。難怪寶兄弟常常提起你呢。」伶兒聽說不禁臉紅了。低了頭道：「姑奶奶總講笑話。美雲聽他叫出姑奶奶三字不禁也漲紅了臉道：「什麼攪出這樣的怪稱呼來。咱門府裏的規矩不論怎麼總不改了。往常的稱呼。伶兒笑道：「是呢。小姐取笑我要我紅臉兒來。我也請小姐紅這麼一紅。美雲不禁笑道：「猴兒似的好油嘴。怪不道太太疼你。伶兒道：「前兒小姐嫁去。我和嫩兒吹着笛子。我心裏不知道。駿楚得什麼似的。竟吹不出一個字來。幸而大春奎來替了我。去後來三朝那天。我到男府裏來唱戲。滿想唱一隻好好的曲子。偏那一位姓華的瘋爺點了一齣喬醋。我怕小姐還

生我的氣呢。這一個月來。我想小姐總辛苦得什麼似的。美雲笑道。我也只算和你們一樣。唱了本戲。你們唱戲的。不過唱唱罷了。總走得散。只我說到這裏。便頓住了。碧桃怕又提起美雲的煩惱。因道。伶兒姐。你知道咱們小姐最愛聽的。是你唱的崑曲。你那裏可有人麼。何不請我小姐到你那兒去。你唱一個裊晴絲。請我小姐聽聽。伶兒道。咱們屋子裏人多着。不要說清唱。便是扮演起來。也不費事。因扯着美雲的衣角。兒道。小姐。到我那兒去。美雲本來沒有甚事。因便伸手將着伶兒。穿過吟秋榭。水流雲在堂。轉個灣兒。逕到春聲館來。不道寶珠婉香和愛儀賽兒。都在那裏。正滿桌子擺了笛子鼓板。嫩兒香玉也在旁邊。見美雲和伶兒來了。大家站起。第一個寶珠開口道。大姊姊難得到這裡來。我們不如唱戲的好。不要清唱。美雲笑道。我就怕寶弟會吵。清唱最好。

怎麼一下子見我來了。又改了要扮戲。并且我們這幾個人。冷清清的有什麼興致。寶珠一疊聲道。那麼嫩兒快着人去請了太太。和三太太來。再叫人把姊姊妹妹。一併請來。我來起唐明皇。伶兒起楊貴妃。香玉起梅妃。大春奎起郭子儀。四喜子起安祿山。賽兒起高力士。賽兒笑道。你做皇帝。我來做奴才。我不來。美雲笑道。不來最好。免的他着忙。寶珠道。那麼改。改。改。唱。唱。唱。牡丹亭如何。讓你做柳夢梅。賽兒說好。當下不由分說。早已滿院子鋪設起來。寶珠怕美雲走了。囑托婉香陪着自己。便忙的和熱鍋上螞蟻一般。因人手不齊。竟自上檯去扮天官。眼看着柳夫人袁夫人和藕香漱芳眉仙軟玉蕊珠麗雲綺雲茜雲等。絡繹來了。便滿心歡喜。分外精神。唱的有趣到萬分。大天官下檯。寶珠因柳夫人喜歡鬧熱。便扮了一齣水漫的雜劇。上臺鬧出許多蝦精蟹精蚌壳精。



烏龜精引得柳夫人等笑個不了。這也是秦寶珠舞綵娛親的慣技。無庸細表。却說沈左襄既把葉魁和美雲完婚之後。過了一月。美雲歸甯去了。便趁這個當口。選定二月廿四的喜期。通知親朋戚友。把葉魁做了贅壻。和瘦春結婚。說明白。是將來美雲養了孩子。便算葉氏之後。瘦春養了孩子。則歸宗沈氏。此番的大賓。一個便是秦文。一個是便陸蓮史。所以大家都說沈左襄的主意不錯。這頭親事。越見得義重如山。當少不得又是一番熱鬧。不過小說的體例。最忌的是重複。所以略而不敘。這些世故。閑文。想來看官也不耐煩。細看不如略過。且說瘦春本來是個極灑脫的人物。曉得沈左襄的意思。不過爲着葉沈兩姓宗祧。一舉而得起見。葉魁雖然非偶。只是重於父命。也就無可如何。嫁了。葉魁只當完了前世的債務。一般不過不養一個孩子。這筆債。總算不曾完。

清所以他和葉魁心裡雖然不滿眼前總不肯傷了和氣在這半個月裏一心只想完清了孽債所以和葉魁倒反比美雲更好那葉魁本是初出茅廬的人物那禁得瘦春的這般操縱不免醉心落魄傾心在瘦春身上等到美雲回來葉魁已和他隔了一月神情舉止之間少不得分出了個親疎冷熱美雲益覺葉魁這人薄倖寡情到了絕頂索性不把葉魁放在眼裏平時只和九月香去談天幾乎也要參禪悟道的樣兒還是瘦春覺到美雲有些醋意因嘆道誰愛結這一重孽障不過完我前世的冤欠罷了既這麼着我又何苦來因此便對葉魁也冷冷的沒一些兒笑臉看官要曉得一個人娶兩個妻子是最難對付的好了這邊便惱了那邊寶珠娶着四位夫人本來都是自家姊妹又加着寶珠一種溫存手段所以還不曾有甚口角便是蘧仙娶了浣花他和

浣花本來是從小的姊妹論起資格來冷素馨是娶了過來纔認得的也免不得相形之下有些軒輊何況葉魁是個不善於體貼女兒心性的人怎麼能殷享受這些艷福閑話少表且說葉魁娶了這兩位夫人滿擬消受些柔情艷福誰知倒做了一個東憎西嫌的厭物當初葉太夫人還愛憐着自己自從美雲嫁過來了却把全副精神注到了美雲身上動不動總說是葉魁得福不知惹人氣惱那沈左襄更不必說了總是愛憐自己的女兒因此倒覺得橫不是豎不是一行一動都要惹人討厭他明知是自己不會爭到尺寸功名所以妻子瞧不起他要想考去呢又自量未必能取多落一重痕跡想來想去想出個好意思來了原來那時朝廷上已換了一班人物極意求新把些青年子弟送出洋去就學打算將來回國替國家造福那些出洋學生自然要比從前

作者善於  
奚落人但  
也是示人  
一條捷徑  
不如魁者  
不可不學

原來革命  
偉人都是  
葉魁一般  
人物

科舉出身分外看重葉魁想到這條門路心想若教我讀中國書時便讀到鬍鬚白了也不見得出人頭地不如從大學之道讀起去做出洋學生好回來說幾句愛皮西提或是阿以倭愛叫那些老前輩也懂得一字諒不穿我的學問那時我豈不成了貫通中外的碩學鴻儒主意既定便和沈左襄說明左襄見他成婚已經三月夫妻們又不和睦趁着自己康健落得讓他出去混混因便回明葉太夫人替他央中丞出了一道咨文咨送到日本欽差大臣那裏給他送入一個什麼學校留學去了後來葉魁回國正值革命軍起義光復漢土的時代葉魁倒做了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呢這是後話暫且緩表正是

誠心自可開金石

志士何須戀室家

### 第七十六回

何祝春查帳釋疑團

沈浣花多情感痴夢

却說葉魁出門去後。美雲也便回到秦府。葉太夫人膝下。未免寂寞。因把軟玉蕊珠接回家來。和瘦春作伴。偏是寶珠的脾氣乖張。自己又不肯住在葉府。却只早一躺晚一躺的。着人去接倒惹的葉太夫人生了氣。因而沈左襄想出個調停的法子。趁此時候。打發寶珠同了婉香。替花占魁夫婦盤柅回蘇。寶珠本不願意。因眉仙也要回姑蘇一行。李冠英本是在署理吳縣任內。此番因事來杭。現已事畢。仍要回到任去。婉香等因與白素秋睽違已久。趁此也得前去把晤。於是決定於四月初六起行。浣花本來也想同去。忽於前兩日患起病來。是以不克同行。屆時寶珠帶了花農鋤藥。婉香帶了春妍笑春。眉仙帶了韻兒愛兒。僱下兩號大船。一隻裝了花占魁夫婦的棺木。派着幾名家丁照料。秦文因

占魁夫婦。此去即須營葬。知道寶珠幹不了這些。當請白劍秋和林冠如兩位同去料理。又重託了李冠英一番。冠英當下另僱一號船隻。一同開向姑蘇。暫且按下。却說沈浣花自從四月初上。偶患寒熱。足足過了十幾天。還未痊愈。因眉仙等往蘇州去。未免觸動鄉思。又想起從前的情事。只覺心裏熱潮起落。也說不出有多少的煩惱。他本來是個弱不勝衣的人。那禁得病豎。愁魔和他糾纏。早已消瘦得和秋後的菊花一般。本來是金有聲看的。偏偏這日金有聲也病了。轉荐出一個何祝春來。蘆仙和祝春本是好友。那裏有不知道祝春能醫的道理。因爲朋友過於知己。轉覺得祝春不是個岐黃術的專家。所以從來不去請教。到了此刻。除却金有聲之外。却也不想出別個靠得住的。就不得不降格相求。便着文兒去請。不多時祝春到來。也不推辭。替浣花細細的診

了一回脉。退出花廳上來坐定。却不開方。只皺着眉兒。儘自咕嚕嚕的燒那水烟。蘧仙還當他想方子。早把筆硯擺好。研好一堂墨。舖下一張箋紙。見祝春兀自沈思不禁。轉生疑慮。道：「這病敢是凶麼？」祝春笑道：「不是蘧仙道那麼你裝這些鬼臉兒做什麼？」祝春道：「你要我開方子嗎？」酒來。蘧仙道：「你也學了夢庵的瘋相。動不動開口。就先酒來只怕酒鬼轉世也沒有這樣的饞癆。」祝春縮縮頸子。不禁啞啞的笑了。因道：「說起華瘋兒。我真恨得有幾口子好咬。且開了方子。回來告訴你。」蘧仙問他爲了什麼。他便只做不理。會拿起筆來。側着頭向那箋上寫方子。寫完。註上分量。把筆了一放。道：「吃了包好。快叫撮去。」蘧仙看了一遍。便遞與文兒。因問你說夢庵怎麼祝春喝口茶道：「說來話長。我自從聽了他的鬼話。趕年下鑽進萬豐裏去。誰知白費了半年光景的工夫。蘧

出人意表  
讀者也被  
夢庵迷惑  
住了直到  
于今

仙道敢是一無頭緒。祝春搖首道：頭緒呢？我倒多摸清了。那裏知道。竟是鬼疑心。那文老的作事實實是個光明磊落的了。不得倒是夢庵拿了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蘧仙駭異道：原來如此。倒是可敬。但你又何以見得。祝春道：不說別的。單就葉冰山的一筆賬。就正氣得很。他在葉府被抄之後。收上他的京匯銀五萬兩。又收金葉一萬兩。兌合銀四十二萬。付過他十二萬多兩的代還各帳。又修理房屋等兩萬多。歷年婚喪嫁娶支用四萬光景。連利連本。還存着三十多萬。若說他有吞沒的心。思怎麼還肯收上帳去。蘧仙道：他在那個驚天動地的時候。倒不怕累下寄頓庇匿的干係。公然肯立這一筆帳來。足見仗義。祝春道：帳上立的戶名。却是個信記。不過我打聽出來。就是葉冰山的。他這信記。就是本心上表明信實的意思。蘧仙不禁替寶珠歡喜。倒怪夢庵不該。



原來因此  
一席話生  
出疑心來

確是心理  
上作用喚  
醒世人不  
少

有這些鬼疑心來。因道：「你這些話，可曾對夢庵說明？」祝春道：「我已告訴他過了。我問他怎麼忽然有起那一番議論？」夢庵說：「他從金有聲那裏聽到文老的口氣，說葉冰山只交給他五萬銀子，後來倒還替他上十二萬債，却把葉太夫人裝在壽材裏，寄存到他那裏去的。」二十封金葉子抹煞了，不提。還說替冰山賠了七萬，至於那被參了的徐中丞，究竟有多少錢，寄存在文老手裏，更是死無對證的了。因此他看不起文老，就處處留心去覺得文老處。用着手段，撈摸人家的家私。蘆仙不禁好笑。因道：「一個人凡是起了鬼疑心，便處處只覺得人家弄鬼，不過夢庵又怎麼樣？這等清楚，那秦葉兩府的事，祝春道他是個鬼什麼事，不留意面子上看，他是瘋其實正是他的深心作用處呢。」閑話少說，我也被他調撥的發了白，白地鬼混了半年。我到午節，定辭了出來，還幹我

夢庵明地  
精細却地  
一個深是  
令人人心  
畏人可

我讀至此  
也覺水銷  
雪後不  
知道如何  
究竟來

自己的正經不替那杞人去憂天了。但是夢庵那個鬼還總疑心着。文老他說文老如果不包藏禍心爲什麼不改正他的戶名要立着這個。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的信記又說萬豐明明是柳夫人的陪嫁。秦府雖添上些資本也只算一小半是秦氏公產一大半是柳夫人的私產。爲什麼竟一古腦兒加上公記兩字你想這話可不是夢庵的真瘋話嗎。蘧仙心裏的狐疑至此早已冰銷雪渙也就付之一笑。看日已將午便叫文兒開飯祝春說有事把酒留着改日再吃便自去了。蘧仙進去見浣花已將那藥吃了正睡熟着便不去驚動走向冷素馨房裏來。素馨正在用飯兩口子便一桌兒吃了閒談一會再去。看浣花時已經醒了。蘧仙問他吃了藥覺得怎樣。浣花搖首兒道也不覺什麼我只。是心口閃的利害頭昏昏的睡着便做怪夢。蘧仙道你做什麼夢來。浣

花笑道。也沒什麼好講的。醒了。又模模糊糊的。記不清了。我這會子想姊妹他們。該已到了蘇州。你給我寫封信去。問問他們可好。蘧仙屈指道。今兒是四月十五了。他們是城外去拖輪船的。初六動身。初七便該到了。只知道寄信去。該寄到那裏。浣花道。前兒聽他們說。此番去時。便住在婉姐姐家裏。我家的老屋子。說是租給人家住了。這會子打量着。總住在一處。蘧仙道。眉姊妹那裏。難道也沒人的了。浣花道。我伯父伯母去世下來。膝下便只有他一個。也和我一樣。不過我當初跟着叔父一塊兒住。他跟着伯父。從六歲上到廣東任上去的。我又住到你家來了。所以咱們雖說是姊妹。從小兒不在一處。我伯父當初。又和叔父是隔翻過的。彼此雖不曾分家另住。却只不過存個名色。早已不相聞問。所以眉姊妹當時。見了我還認不出來。蘧仙道。眉仙此番家去。心裏

少不得有許多感觸。我想你兩姊妹都在這兒了，只留一個老人家守着蘇州的產業。終究也不是長久之策。浣花聽說，不禁眼圈兒紅了。因道：我前兒也和姊姊講起，不如把蘇州的產業設個法子，移了這裏來，省得費事。只不過我又痴心妄想，想我翻了船時，我那兄弟或者也遇了救。有一日回到蘇州，倒說咱們兩姊妹都把家產變了這裏來。我叔父只有他這一個孩子，我們可怎麼對的住呢？我今兒睡着還夢見我弟弟長的和你差不多了，說不定真有這事，所以我要你寫信給我姊姊，叫他留心招尋見。或者早已回到了蘇州，也說不定。蘧仙笑道：你總拿夢兒來當真也罷。世間上的事本來說不定，我便替寫封信去教眉仙酌量。就是浣花就叫蘧仙拿紙筆來床前寫，自己一句一句的說着，叫蘧仙照樣寫好，重又看了一遍，便教團兒發出去寄看官。你想他

那兄弟自翻了舟時算到如今已過了七個年頭論起年紀若果活着已經十八歲了。只比浣花小了幾個月分那裏會想不到家裏老在外面不回家來眼見得葬了魚腹早已變做蟲沙除非轉過世來倒是一個六七歲的孩子了。若是不昧前生或者還能毅回到家裏你說世間上可有這等的事不必說是沒有的了。不過浣花的一種癡念忽因病裏一番胡夢而起後來引出許多怪事出來真覺得世間上人情變幻無奇。不有此是後話。暫且攔過一邊再說浣花將那封信寄了出去。蘇杭路近。不消兩日。便到了蘇州花府。此時寶珠等已把花占魁夫婦的棺木安了窆窆。只算幹還了正經。便和婉香眉仙虎邱山塘的任意閒玩去了。這裏墳台上的一切工程都是白劍秋和林冠如的責任。兩人帶了家丁。倒在墳上結廬住了。監督工程。毋庸細表。且說眉仙接到浣

入情入理  
婉香喜難  
人意

花的信。教他設法招尋兄弟。不禁好笑。因把信給寶珠。婉香看。寶珠道。這從那裏招去。浣妹妹。專有這種痴想。婉香笑道。也怪他不得。他想到自己原好好的。着因此想到這一層。上眉仙道。我意思原把家產丟在這裏不動。等再過上幾年。再說橫豎咱們也不急急。便每年到這兒轉一躺。也落得享幾天清福。寶珠道。主意也是不錯。我想你那弟弟。若是還在上。要招尋他。也容易的很。只要在那報上登一條兒告白。就是眉仙道。這告白怎麼樣說呢。寶珠道。他叫什麼小名兒。眉仙道。他書名是一個全字。小名也叫做全兒。寶珠道。那麼我擬一個稿兒。你瞧。正是

祇分推衣憐手足。  
却教剪紙召靈魂。

### 第七十七回

登日報眉仙盡人事

借風琴賽兒論聲音

却說寶珠寫了一個招尋告白的條兒。遞給眉仙看。婉香也在旁邊看他寫的是。

全弟倘在人世。當不忘祖宗廬墓之鄉。盍歸乎來。黛白。

婉香笑道。這是招魂辭。是什麼尋人的告白。寶珠道。這消如此。多講了倒不好。眉仙想了想道。就這樣也好。他自己本人見到。總會明白。他那時已十二歲。並不是毫無知識的人了。家裏的事。他那裏便會忘記。只不過這條子告白。明知也沒得用處。既浣妹妹癡念着。教我來找我登。這個也便算依過他了。好好便這樣登去。寶珠也覺好笑。就叫韻兒送出去。交給來喜寄去不提。過了幾天。墳上工程告竣。寶珠等過去祭掃一番。又往李冠英署內住上兩天。和白素秋告辭了轉來。就料理起程回杭。只有白劍秋留在冠英署內。那林冠如則已先一日起身回去。覆

大家閨秀  
時裝  
變如  
每入  
輪

過秦文等。到寶珠婉香眉仙轉來。柳夫人已是望眼將穿。好在先一日已經知道。便把軟玉蕊珠。都接了來家。次日大早。便打發張壽等去接。直到下午還不見來。柳夫人心裏焦急。又着高升家的帶了小廝看去。到得天色傍晚。裏外面都上燈了。纔聽到外面人夫嘈雜。賞春早來報說。寶珠等回來了。柳夫人歡喜得恨不立時到了面前。剛問怎麼還不進來。游廊下一陣笑語聲。早見軟玉蕊珠迎着婉香眉仙和寶珠一同進來。美雲麗雲綺雲茜雲同在柳夫人身邊。便都站起相迎。柳夫人瞥見婉香眉仙都改了妝式。穿着一樣的元色夾紗衫裙。都是本色鑲的。韭菜邊兒壓上一道白色緞襖的外國花條子。頭上的櫛髮卷做一個卷兒。越顯得明眸皓齒別樣的風流。因道。多早晚不見。竟變了蘇州樣兒。回來了。這樣短小的衣服。穿着倒舒服。麼寶珠笑道。蘇州都這樣呢。



我說也不好看。美雲笑道：「怪道我前兒見伶兒也這樣來。婉香等請過了柳夫人的安，可和諸姊妹問好。藕香、賽兒、愛儂等也都來了。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問些蘇州風景，忙得他三個對答不了。我做書的，只有一枝筆，更來不及只好從略。單說浣花聽說眉仙回來，自己的病本早好了。這會子便打起精神起來梳洗了，帶着團兒到秦府裏來，把個南正院熱鬧得和做喜事一般。柳夫人寂寞已久，這會子自然分外高興，因道：「往常也不覺得自從寶兒他們去了，我這裏幾乎鬼也鑽得出來。今兒大家都來了，我這裏又好像是一月新開的戲館，到了什麼新角兒似的。你看連了頭婆子們也在門帘兒外面擠滿了。呢藕香笑道：「太太講的是呢。他們都來看兩位妹妹的衣樣兒，只怕兩三天裏頭咱們府裏的衣服就一下子都改了樣兒呢。」浣花笑道：「我的衣服也算短小的。」

了。姊姊的更比我短小。穿着果然又靈便又好。看回來我也改去。賽兒道。我看了兩位乾娘的衣裳。就覺得我和寶叔叔的衣服。透邇得怪討厭的。寶叔叔我和你也都改了。他們一樣可不好嗎。藕香笑道。好孩子。你肯改。我立刻兒叫裁縫。做去。賽兒滿心高興。又說愛儂也陪我改了。愛儂不肯。賽兒又裝起臉兒來。要和愛儂吵嘴。婉香笑道。賽姐兒。你愛穿這個。我現成的有着呢。你試穿穿瞧。眉仙道。你的怕長。不知我的好。因叫韻兒去拿幾件來。給賽兒檢。賽兒說。要和你們一樣的。一面便翻着。婉香替他卷檻髮兒。也要梳起頭來。藕香趁此機會。極力說好。便和婉香兩個。同到柳夫人房裏。給賽兒裝扮去了。柳夫人笑道。本來十七歲了。的女孩子。老不改的。扮着男裝。也不雅觀。寶珠笑道。蘇州的女學生。那一個不梳大辮子。放了脚。扮得男不男女不女的。倒是男孩子。搵

人都說愛  
儂穿耳不  
近情理經  
此一說實  
常是人情之

着。檻。髮。兒。修。飾。得。和。女。孩。子。一。般。走。起。路。來。也。扭。扭。捏。捏。的。踏。細。步。兒。  
若。教。愛。儂。和。賽。兒。兩。口。子。同。在。蘇。州。誰。也。認。不。清。到。底。誰。是。男。誰。是。女。  
來。說。的。愛。儂。紅。了。臉。道。這。會。子。我。可。不。是。和。寶。叔。叔。一。樣。着。寶。珠。道。你。  
不。瞧。自。己。怎。麼。男。孩。子。也。穿。了。耳。朵。你。這。鞋。兒。尖。魅。魅。的。可。不。像。個。放。  
了。脚。的。女。學。生。柳。夫。人。道。那。男。孩。子。穿。耳。的。也。不。止。他。一。個。有。些。人。家。  
怕。小。時。候。拾。不。住。穿。了。耳。朵。當。做。女。兒。的。也。多。着。愛。儂。道。可。不。是。我。太。  
太。在。日。說。命。裏。只。派。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有。了。我。哥。哥。之。後。又。有。了。我。  
怕。應。了。瞎。子。的。話。纔。把。我。扮。做。女。孩。子。的。說。着。藕。香。婉。香。已。把。賽。兒。裝。  
扮。好。了。將。着。手。兒。出。來。大。家。看。賽。兒。倒。比。往。常。好。看。的。多。了。都。絕。口。贊。  
他。賽。兒。却。看。看。自。己。的。脚。道。偏。是。我。這。一。點。兒。比。着。婉。乾。娘。覺。得。怪。難。  
看。的。婉。香。道。現。在。倒。脚。小。了。被。人。笑。話。呢。眉。仙。也。道。我。去。年。在。蘇。州。他。

此時正論  
當向天足  
會演說一

們就來邀我入天足會。那時節放足的人還少。如今連素秋姊姊也放了。還怕穿着放足鞋兒。腳尖的不好看。儘用些棉花兒塞他滿來呢。說的大家笑了起來。寶珠怕大家不信。又背出許多上論。和天足會的章程。柳夫人見他說的認真。因道。照你們已經出了嫁的人。也落得寫意一點兒。只有姑娘家。知道將來對的親講不講。究這個上面費了多少年的苦工夫。一刻兒放了。也不免可惜。麗雲笑道。若是太太准我們放。我便第一個茜雲。笑道。能穀。這樣我也省吃了多少痛楚。柳夫人笑道。那總要你自己太太許你們纔好。我那裏作得這個主。不要說你們姑娘家。便你幾位嫂子。也要你哥哥們自己心裡愛那樣纔好。若說是我的意思。可不要給你哥哥們背地罵我老昏了呢。說得大家一齊笑了。其時了頭們已上來擺起席面。柳夫人便扯了浣花賽兒和婉香眉仙。

軟玉蕊珠寶。坐了一桌。藕香說因有事。便帶了愛儂要去。四雲也要東正院去。柳夫人道。不是還有一桌兒嗎。你們不願意兩桌兒。好在我這圓桌。是不拘人數的。咱們一塊兒也坐的下。藕香回說。因是石時回家去了。秦珍在外面忙的很。裡面單只銀雁翠鶯。怕管不了帳。柳夫人便讓他自己去。却把愛儂美雲叫住了一桌兒坐下。麗雲綺雲茜雲。却已早自去了。寶珠因問石時怎麼常回家去。柳夫人道。他是新婚燕爾。也怪不得。寶珠道。他幾時成了親。我倒沒有曉得。不會道喜去呢。柳夫人道。你纔今兒回來。怎麼派你曉得。今兒算來。已半個月了。婉香道。怪道滿屋子人。少了一個二嫂子。寶珠四面一看道。正是呢。不是你說我。倒忘了。美雲笑道。你到這回子。才覺得還在滿桌子上尋呢。寶珠自覺好笑。一兀頭。喝杯兒酒道。魁弟弟可有信來。沒有。美雲不答。軟玉道。便來

美雲不答  
寫盡新嫁  
娘心理

罵盡世人  
作者不怕  
殺衆人打

又罵女學

一封信。說是進了東京的一個什麼學校。還帶了些東洋本子的詩集來送你。另有一份什麼太陽報。裡面也有一門文苑。刊着些東洋人的詩。倒也做得很好。他的信。雖只來了一封。這份報。倒已寄來了三次了。寶珠笑道。東洋人也學我們的詩。偏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這輩子人。倒去學那似通不通的和文來。謊人浣花正和眉仙講話。聽得這句。因笑道。你自己不懂日文罷了。怎麼又講別人。寶珠道。我最不愛聽。那些平等自由的口頭禪。竟也有人用到詩裡去的。什麼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做詩。做到這樣。那裏還有點兒生趣。浣花道。前兒我聽蘆仙說。兩句倒很好。他說。桃花夕。照紅平等。楊柳春。波綠自由。寶珠笑道。這是隨手拈來。成了妙語。並不是硬嵌的。所以還不覺得生硬。眉仙道。講起這些新名詞。現在女學生講話。幾乎沒一句兒不嵌上一個柳夫人。

生了作者  
真不怕人  
打殺

又罵音樂  
教員了作  
者真不怕  
人打殺

只怕讀了  
十年音樂  
教科書依  
然不透

淚珠緣 第七七回

一一二

笑道。若教他當做詞牌兒集一封。信或是當做藥名鳥名編一個節詩兒。倒好頑呢。蕊珠笑道。將來魁弟轉來時。少不得滿嘴爛熟了。我叫他編一個來孝敬太太。賽兒道。這個你不要先替他談口兒。我曾見過學堂裏的什麼唱歌書。他那填的詞兒。派用平聲的。也用仄聲。沒一句兒不拗口。愛儂笑道。你不會風琴。自然不會唱。賽兒冷笑了一聲道。你懂得什麼。他那馱來米法蘇拉。既七個字。便是合四乙上尺工凡乙凡。便是變宮變徵。只差半個音。低半個便是四工高半個。便是上六。所以曲子上用着乙凡的最難唱。凡是這種字。便萬萬用不得去。聲愛儂道。你是一位曲子先生。我倒要請教。賽兒笑道。我講給你聽。倒省的你讀十年書。這種音樂上的工夫。咱們秦府裏沒有一個不精。不要說我一個兒胡謔。今兒行一個令。你打一個通關。你輸了吃酒。咱們輸了講一

一段精確  
之論教會  
多少乖人

節兒你聽。愛儂連連說好。看看寶珠坐在自己的右手。便先從寶珠打起。却是寶珠輸了。寶珠笑道。賽兒的話不誑你。那一隻西樓記的樓會。你不是會唱的麼。愛儂點首。寶珠道。單說慢整衣冠步平康的一段兒。你便明白了。平上入三聲。在曲子上面唱起來。都作平聲。你唱那整字。可不是唱做之英二字的切音。愛儂辨了。辨道。是呢。寶珠道。可不當做平聲。以下的幾斷腸的幾字。度短牆的短字。都是如此。以外凡是曲子的水字。淺字等。都是拿上聲作平聲的。從沒有一個誤做上聲。至於入聲。作平聲呢。那西廂記上的肉字。讀做時乎二字的切音。玉字。月字。都讀做於字的樣兒。那可以曉得。凡是入聲。都作平聲。獨有去聲。是破口。而出高舉直揭迥然的不同。所以詞曲家把個去聲字。看得極重。有一定的用處。有不能不用的地方。也有萬用不得的地方。若把該用去聲。



又教會了  
多少乖人

的。地。方。用。了。上。聲。入。聲。那。調。子。便。提。不。起。不。該。用。的。地。方。用。了。那。腔。子。使。調。不。圓。來。了。說。的。賽。兒。和。柳。夫。人。都。擊。節。稱。說。講。的。透。澈。獨。有。愛。儂。還。要。問。道。那。麼。照。這。樣。說。來。填。一。句。詞。曲。兒。字。字。都。要。去。細。細。辨。過。那。如。果。打。一。部。傳。奇。可。不。就。要。打。了。一。生。一。世。還。怕。打。不。及。呢。說。的。大。家。笑。了。寶。珠。道。凡。是。會。得。一。點。子。絲。竹。能。讀。幾。句。詩。詞。的。就。不。用。逐。字。辨。去。只。要。自。己。讀。着。順。口。沒。有。拗。口。兒。捩。嗓。子。疊。牙。兒。搭。舌。兒。的。毛。病。就。到。了。正。好。的。地。步。再。細。細。咀。嚼。去。也。不。會。得。不。協。律。的。愛。儂。呆。呆。的。聽。着。寶。珠。兀。自。滔滔。不。斷。却。被。柳。夫。人。罵。道。這。會。子。用。什。麼。功。你。們。愛。講。兩。個。兒。慢。慢。地。講。去。可。不。要。來。打。斷。了。我。的。酒。興。婉。兒。咱。們。大。家。乾。一。杯。子。正。是。

莫倚高談驚四座

惱他多少向隅人

## 第七十八回

小兄弟有心營兔窟 老奴才無術補羊牢

却說愛儂正和寶珠談得高興。便任憑柳夫人和婉香等去鬧酒。自己只纏着寶珠。要他再講。寶珠見別人都吃着酒。在那裏說笑。便也不肯講了。說明兒再講。禁不得愛儂一味廝纏。因道。你回來問我大嫂子去。他比我還講的透澈。愛儂見寶珠無心對付自己。便扯扯賽兒的衣角。要他同去。賽兒不肯。愛儂等不得。便趁柳夫人不留心着。回到西正院去。見藕香正忙着。沒空兒講話。便自回到小桃花館。看見玉簪。便要他唱曲子。自己拿一枝笛兒。吹將起來。玉簪見他有了點子酒意。因道。吹笛子傷氣的呢。愛儂搖首兒道。我恨的七個調子。總翻不轉來。你教我吹。玉簪道。這會子奶奶喊我呢。我去了來。說着便走向西正院。見藕香

玉簪講話  
煞是伶俐  
可人其意  
若曰只怕  
姐兒不聽  
便奶媽也  
沒法呢  
乎咱們了

正和沈順家的講話。藕香見玉簪來了。因道：「你到我房裏去等一會兒。」玉簪答應着，便進房去。見翠鶯站在賬桌旁邊，看一張帳兒。玉簪道：「姊妹忙呢，用得着我來帮你嗎？」翠鶯見是玉簪，因道：「奶奶等了你好半天，怎麼纔這會子來？」玉簪未及回答，藕香已進來了，笑道：「我喊你也沒什麼事兒。賽兒今兒已改裝過了，他回來，你們總贊他說好，明兒不要又老樣兒。要是他仍改了老樣子來，仔細你們的嘴巴。」玉簪笑道：「奶奶要姐兒怎樣，還怕姐兒不依麼？不過咱們配不上講話，要是姊妹不聽，咱們的話不是苦了咱們的皮肉。」翠鶯笑道：「放心呢，照你這樣，可人意兒。」奶奶捨得打你，藕香也笑了，道：「你們最愛湊姐兒的趣，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是好，也不敢說好。我今兒吩咐你，你便看着他，改了不好也只說好，便罷了。奶媽有了年紀，癡騃的婆子氣，你也吩咐他一聲兒去。」

這單子是給賽兒新做的衣服。不要做了。又沒人穿。玉簪笑道。要是姐兒不愛穿時。倒僥倖了咱們了。頭們呢。藕香因問翠鶯道。這了頭。今兒撒嬌呢。快還不替我搨他的嘴。說着笑了。忽又想起一件事來。忙道。快看沈順家的去了。沒有。外面小了。頭早接聲兒叫着。沈順家的。玉簪見沒甚話說。便自退了出去。你道藕香這般忙着。是爲了什麼。原來這一日。秦文偶從湖上回來。路過大街。見臨街一所大洋樓。點滿了五色珠燈。樓上絲竹之聲。洋洋盈耳。心裏只當是一月茶店。及細看樓下匾額。題着觀海堂三字。裏面燈火通明。照耀如同白晝。却是滿架的圖書。是一月書店。滿地擺列着許多玻璃寶籠。不知是些什麼。因便叫轎子歇下。踱將進去。早有一個少年出來招呼。秦文看他是個念書人的樣兒。因也點點頭。一面看那擺設的。都是外國文房器具。竟有好許多。叫不

老先生那裏認得這些

活畫一個櫃檯夥計聲口

出名目曉不得用處的。因順口問道：寶號是多早晚新開的？那人道：纔是禮拜一開的。咱們是專辦學堂裏用的東西。杭州還沒有第二家呢。秦文暗笑道：怪道有些古怪東西，我都認他不得。因道：這些書籍想來都是外國書了。那人道：是呢。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的原本譯本，咱們這兒都有。凡是初小學堂起，到大學堂止，任是什麼應用的書本物件，咱們沒一件兒不備。便是醫藥堂、工藝學堂該用的什麼藥品器械，也都有的。秦文四下裏看着，偶見有許多珍禽異獸，和些蟲豸兒，都做得像的很。因道：這頑意兒倒有趣。那人道：這是動物標本，原是拿真的來剝製過了，便不會壞。你老要辦這個，價目可以格外一點兒。秦文笑道：我不用這個。但問問瞧照這一個野鴨子要多少錢？那人道：這是要全副買的，共是二百種的，只須一百六十兩。秦文不禁駭異，暗想照這樣

奇了正是  
出人意料

我也疑感  
起來了難  
怪秦文

看來這月店的成本可不輕呢。因問令東是那一位。那人道：「敝東是此地有名的大家，便是學士街秦府秦文吃了一驚，道：『你不要纏錯了。』那人笑道：『這那裏會錯。敝東本來是個鹽道，他不愛做，因為現在學堂是國家最注重的特地開這一月鋪子來提倡。』秦文道：『更錯了。秦府裏那有這種人？要是家人們頂名兒開的，那人道：『不是不是。敝東便是東府裏的瓊二爺。』剛剛還在樓上聽留聲機器纔走了的秦文聽得這話不禁氣得滿臉鐵青，本待發作，復想和他們夥計有什麼話講，便立時上轎回府。一疊聲叫小廝們把秦瓊喊來，不道尚未回府。秦文無奈回到東正院，便問袁夫人可曾曉得。袁夫人說：『並不知道。』又把漱芳去接了回來，問他也說不知。秦文倒疑惑起來，心想他開這店，既家裏人都不知道，又往那裏來的本錢？因叫沈藕香去查帳。藕香因着沈順家

原來大哥哥  
子接洽怪  
說怪說

現在的儀  
器館都做  
是這種大  
品一面餘  
却來一面  
調度支呢

的把帳房裏的帳一併吊來。又叫往號裏去查過。秦珍也就同着進來。向藕香道。帳房裏和號裏。瓊弟都沒有支過錢。不過這一月鋪子的情形。我倒有點子接洽。藕香道。到底是誰冒了瓊弟的名兒開的。秦珍道。冒名倒也不是。你聽我細細的講給你聽。前兒魁弟到了東洋。他寫信給瓊弟說。要開這樣的一月店。他在東洋朋友很多。什麼東西都拿得動。不必先付錢。只要賣出了。第二次拿現錢買去。就是不過他在東洋。只好管着進貨。這裏沒有靠得住的人。替他開這鋪子。因教瓊弟給他料理。只算是兩個兒合股做的。其實大家都沒拿出本兒。瓊弟本在家裏悶的慌。橫豎不費什麼。落得借這一月店。做個消遣地方。因就答應了下來。魁弟還派了兩個人來。帮着料理。纔幾天裏。開了起來。藕香道。那麼咱們老爺和大妹妹。都該知道的了。秦珍道。這件事除了我。沒第

原來如此

二個接洽便怕的傳到三老爺耳朵裏去討罵。其實照瓊弟和魁弟這樣年紀。既不出去做官。做點兒生意。也是該派。況且這種生意。也不丟了什麼面子。三老爺急的便怕他們年紀輕。丟了本兒罷了。既曉得了。便直說也不妨事。藕香搖首道。這個萬說不得。三老爺生平。最不喜歡這些。若說了時。便活活的氣個半死。我想不如說別人的鋪子。不過請瓊弟在那裏幫幫筆墨的好。秦珍想了想道。也好。我明兒和蓮仙接洽一聲。只說是他開的就是。藕香道。還得和瓊弟打一個招呼。回來不要兩不對頭。秦珍點首道。我還會子便去。你且先回一聲兒。三老爺去。藕香答應。兩人便各分頭而去。看官。你道。秦珍這番話。全是真的嗎。天下那裏有不該一個本兒好做的生意。那些話。不過騙騙婦人女子的罷了。少不得秦珍也有分兒。在裏面。只是他兩弟兄爲了什麼。忽然去開



偏偏不肯  
一氣說了  
作者可惡

緊接七十  
七回不是  
突筆讀者  
須知

這一月鋪子自必其中另有緣故。當時作者也猜不透。直到後來方才明白。如今也只好委屈看官。暫不細表。不是做書的故意波折。實在那時候出來的希奇事體太多。不得不按下一邊。再說起一邊來。且說顧眉仙的老家人。叫做顧忠。年已望七。膝下單生一女。嫁在廣東。已經死了。只贖一個外孫女兒。叫做薛慧兒。他老子在日也教他讀幾句書。生得十分清秀。十七歲上。嫁了一個小家子弟。那人姓魏。叫做魏企仁。比慧兒長上一歲。他父親原是常跟班的。當時跟過一個出使日本的隨員。這魏企仁沒了娘的。從小跟在他父親身邊。便給隨員做個小厮。十四歲上。到過東京。住上三年。回來愛上了這個薛慧兒。便成了親。兩口子又同到日本進學堂去了。直到現在回國。因帶了慧兒。來到蘇州。探望顧忠。此時顧忠住在鄉下。便是顧府的墳莊上。本是僱人守着的。

只是技並  
非故人砍  
的別須  
知讀者須

此番因眉仙回來祭掃。見墳上的樹木被人砍去了不少。因把管墳的人攆了。派這顧忠住在這裏。一來看守墳墓。二來也好料理見莊田上的租佃。這老人住在此地。只帶了一個乾兒子。叫做長壽的。給他做飯。此外的小廝們。一個也不帶過來。倒是清清靜靜在那裏享着閑福。這會子他外孫女兒。和外孫女婿尋來。初見面幾乎彼此都不認得。還是薛慧兒原原本本提起些前事來。顧忠早喜的口也合不攏了。道我真老眼昏花。怎麼說。只幾年不見。便會忘了自家的人。企仁道。那年帶着慧姐兒來。不是你老人家也不認識了。咱們總一輩子常在外面。到你老人家這兒來。你老人家總忙着府裏的事。只到咱們客棧裏轉一轉就去了。總算起來。還不曾有過一天半日坐在一處兒呢。怪不得你老人家。一下子認不得。顧忠揜着一把髭鬚。哈哈的笑着。點頭不了。應問。

你們幾時回來。行李却丟在那裡。慧兒道：在閩門外客棧裏呢。我先教企仁到顧府裡門上。望你老人家來。誰知竟在這裡。顧忠道：那麼我喊長壽去。客棧裡取了行李來。這兒不比府裏。你兩口子便住這兒。也不打緊。兩人都說：今兒還回棧去。有許多事呢。顧忠見說。也就不再囉囉。讓他兩個坐定。便叫長壽見過了企仁夫婦。出去打了兩壺好酒。弄些好菜。和他兩口子。一桌兒坐下來吃。又問些近年的光景。企仁回說也混的過罷了。只是總受不起一個錢來做家。因此這番回來。找你老人家。聽說蘇州的男女學堂。開了不少。你老人家在這裡多年了。荐個巴教習。想總容易。顧忠連連搖首道：再也不要說起。咱們府裏。自從三老爺在揚州故了之後。便賸下咱們一位小姐。從來不和親戚家往來。去年又嫁到杭州去了。府裏只賸我一個老朽。除了些佃戶租客之外。再

也不曾結交一個酒肉朋友。那些學堂裏人。我認識的雖有。還有咱們府裡。小厮充着校長。不過他們見了我。便瞧不起。我說我是個老古董。老實說。我也實在瞧不起那些鬼精靈的小猴子。來說的慧兒笑了。因道。我從前聽說。大小姐長的和天仙似的。我却沒福見他一面。這會子嫁了那一家有福氣的郎公兒了。顧忠因把秦府上的履歷背了一遍。接着又嘆口氣道。再不想咱們顧府上。便會絕了後。若不是對了秦府的親。咱們小姐。少不得招贅一個女婿回來。養下一男半女。給顧氏做個宗祧。如今嫁到秦府。他們也不希罕咱們府裡的家產。這念頭可不斷了。但願這回登着的告白。有靈能穀。全哥兒回來。那就是邀天之福。慧兒駭異道。全哥兒不是六七年前沒了的嗎。顧忠道。是雖是呢。但是也說不定。因把浣花的一番前事講給他兩個聽。又說你想想影兒。

能遇了救過上這許多年。咱們家並不知道。就說不定全哥兒也在外面。咱們不知道罷呢。慧兒呆呆的聽完。因道：這真是吉人天相。世間難得的事。顧忠又說：此番眉仙轉來。本想把這裡的產業變了帶杭州去。因恐顧全還在世上。所以登這告白招尋。若是再過上一年半載。沒得消息。少不得要把顧氏的家產併入秦府去了。那便只算僭們爺爲人。在世替那秦府做了一輩子奴才罷了。說着他一雙老眼不禁弔下淚來。正是

黃金作崇能爲患。

白眼看人盡是癡。

第七十九回

鬼計多端桃僵李代

人心叵測害命謀財

却說顧忠因講起老主人的家事。不禁大發牢騷。說個滔滔不斷。薛慧

老年人最  
喜背歷  
講老話  
知便是一  
個禍根

神情如繪  
慧兒竟是  
深心人

兒本是聰明絕世的人。心裏忽有所感。便乘着顧忠有些酒意。掘根到。抵問些顧府裡從前的歷史。那顧忠正苦沒的講處。便一直從頭自。小兒進了顧府裡。講起倒篋傾筐。一直講到現在爲止。他兩夫婦彷彿聽。了一部大書。直到天色將晚。便告辭了他老人家。回到客棧。用過晚膳。魏企仁早已倦了道。今兒被你外公真絮聒得殺了慧兒。看了他一眼。笑道。照你這樣的癩蟲。又癩又蠢。怨不得一輩子沒出頭的日子。企仁見他又埋怨自己。便不多嘴。寬了外衣。歸自己鑽進床去睡了。此時棧裡還十分熱鬧。慧兒坐在燈下手裡捧一杯茶。眼睛看着鏡子裡自己的影兒。只願出神聽企仁早已呼呼的睡去。也不理會。却把茶杯。子放下。用指頭蘸一點兒水。儘在桌子上畫圈子。畫了又畫。描過又描。心裏不知盤算些什麼。忽而自己吃了一跳。回過頭去。却沒得人聽聽。棧裡。

的人已都睡靜便掩了房門。遮上窗簾寬了衣服脫了鞋兒鑽進床去。把企仁推醒了道不要痴睡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企仁醒過來擦擦眼睛道好人你這會子纔來慧兒道不要鬼纏我和你講正經剛纔我外公講的話你多記得麼企仁笑道人家的事干我什麼慧兒道我和你要過好日子便在這一席話上企仁笑道這話我不懂慧兒把他臉上很很的擗了一下道蠢蠢蠢企仁猛然省悟道好人真是鬼精靈似的。我想到了你不是叫我去冒講到這冒字慧兒早把一手握住了他的嘴忙走下床去看一看門窗關的正好又側耳聽聽隔房都是鼾聲纔放下心重又上床却早被企仁摟在懷裡道好姐兒我這會子想來正是一個好機會兒慧兒忙道幽雅點兒好雖好僭們還得細細的商量個萬全之策僭們睡着慢慢兒計較兩口子因便一枕兒睡下慧兒

道你前年到府裏可有人見到你過企仁道我和你外公是在路上碰到的別人都沒和我打過照面不過這件事只怕你外公不肯做慧兒道那自然他怎麼肯和偕們打通一氣不過這事兒也不急他是望七的人了少不得過上十年五載要久別的了那時候咱們再出面回來便萬分妥貼如今只要想個法子從遠處放個風兒到兩位小姐耳朵裏去種一個根子着那結果收成放在後頭也不打緊企仁呆呆的想着一件事慧兒講到後面他竟沒有聽見慧兒見他不答因道怎麼又發呆了企仁忙笑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想他那兩位小姐難道會認不得他兄弟慧兒道這一層毋庸慮得如今已隔上六年了那全哥兒是十二歲上沒了的便是真個活着今兒回來也不免認不得了呢並且大小姐是從小兒在廣東直到大老爺死了之後纔搬回蘇州來



那全哥兒已是死了。不曾見面。便是二小姐也從二老爺去世之後。只和三老爺合住了。三個多月。過了百日。便到盛府去了。隔過一年。回來同出船去。便翻了江裏。連貼身婆子了。頭們也都翻了。還有誰認得出真假來。不過第一件事。要把顧府裡的家事。早晚記在心裡。能彀隨口兒背得上方。不會露了馬脚。所以我想打明兒起。我便去外公那裏住上幾天。要把全哥兒小時候和兩個姊姊們在家中的舉動言語也打探一點兒。放在肚裡。方好企仁道。這個不妥當。他那裡還有人着回來認熟了。你倒又添上一層障礙。如今我且問你一句要緊話。到底顧府上有多少的財產。回來不要值不得我一番舉動。慧兒道。現錢呢。我不知道。單論田產。你昨兒不聽我外公說。有百巴萬嗎。企仁道。那麼三股分來。就有上三十多萬。慧兒道。有了兒子。那裡還派女兒分得好在他。

老輩手裏本未分過將來誰好講這一個分字。企仁不禁笑道：「看你不出，竟是打着如意算盤呢。」也說得是。本來沒有放着兒子，再準女兒承襲家產的例。不過他家裏三位老爺的名字和太太的母家姓還有什麼人祖宗坟墓又在什麼地方葬着的是什麼人都派源源本本打聽一個仔細。慧兒道：「所以我說要到外公那裏去多住幾天，纔好明白。」你說又怕人認熟了。企仁道：「我又想過了來，他那裏不過只有一個長壽將來也容易打發的。明兒我便和你同去也好。慧兒應允。當晚夜已深了，兩人各在枕上思前想後的想了一番，各自睡去了。次日他兩口子便襖被到了顧忠那裏住下，少不得說長道短。一個說的無心，兩個問的有意，不消幾日竟已全神在握。那顧忠的乾兒子長壽本是芝珊的小廝，生得十分伶俐，因此顧忠認他做了乾兒。當初芝珊給他一個

了頭做了妻子。後來他那妻子有了外遇。活活的被長壽逼着死了。所以也看破了。不願意再娶。直到如今三十多歲了。還做着鰥夫。這會子慧兒到來。見他出落得和畫上的美人一般。心中不面歆羨。慧兒又稱他做母舅。頗形親熱。他自然骨頭兒也輕了一半。因看慧兒面上和魏企仁也十分投機。那魏企仁是走過道兒的人。知道長壽這人容易結交。有心要用着他。他便任憑他和慧兒去親密。慧兒是出過洋的女學生。本來不在形跡。上講究。見長壽愛着自己。越覺得自己的面貌超羣。出衆。纔會教人傾倒。益發放出手段。牢籠長壽。居然把他這人玩弄在股掌之上。凡是慧兒講一句話。長壽便如奉了聖旨一般。慧兒見火候已到。便把自己想做的這件事兒告訴長壽。又說將來做到那個地步。偕們便好一輩子住在一起。包管你後半世的受用不了。長壽驟聽之下。

體貼一般  
女學生心  
微理亦是無  
不至

愕。呆。了。半。晌。後。來。想。想。不。禁。笑。了。起。來。道。果。然。好。主。意。包。充。得。過。去。只。是。這。老。頭。子。精。神。正。好。那。裏。便。會。死。去。日。長。久。遠。的。等。着。倒。叫。人。不。耐。煩。呢。慧。兒。笑。道。終。不。然。把。他。謀。死。俗。語。說。的。好。有。心。不。在。遲。欲。速。則。不。達。我。這。會。子。告。訴。你。不。過。教。你。做。個。內。應。把。些。田。房。產。地。留。心。記。下。一。等。老。兒。轉。背。你。便。趕。緊。通。個。信。兒。給。我。我。便。好。同。着。那。一。個。轉。來。長。壽。耳。朵。裏。聽。着。心。裏。却。只。自。轉。念。頭。因。道。你。兩。個。不。等。在。這。裏。嗎。慧。兒。笑。道。這。那。裏。有。日。子。好。等。的。我。打。算。明。後。兒。仍。和。企。仁。往。日。本。去。聽。說。秦。寶。珠。的。小。舅。爺。葉。魁。在。着。日。本。僭。們。只。要。碰。到。葉。魁。提。起。自。己。本。來。姓。顧。十。二。歲。上。赴。揚。州。去。時。翻。了。船。落。水。遇。着。姓。魏。的。救。起。做。了。兒。子。帶。到。日。本。來。住。到。如。今。因。爲。家。中。只。有。兩。個。堂。姊。本。來。不。甚。相。得。一。個。已。是。同。時。落。水。死。了。一。個。又。在。廣。東。不。知。下。落。所。以。不。想。回。去。照。此。講。給。

企仁亦是  
知趣人

葉魁聽了。少不得便會通知寶珠去。等他們來信。叫偕們回國。偕們只說不願意去。仍自住在日本。那時他們知道全哥還在。自然不敢動那家產。便要動時。也得留起一股。偕們只要等到老兒轉背。回來享受。就是。你說好不好。長壽笑道。好果然好。只不知道。等到幾年。這會子。那一個那兒去了。慧兒道。他見你來了。大約到老兒那邊去呢。長壽便自走去找那企仁。找着了。兩人同到竹園裏去。密談了一會。企仁答應他將來事成之後。把所得的家產。分給他三股之一。長壽滿口應允。却要魏企仁寫一張字據。給他做個日後的憑證。企仁道。這個那裏可以。形諸筆墨。長壽道。那不行。回來我。倒白費了心。沒一點兒憑據。我又怎麼信得過你。企仁想一想道。也罷。停會子我寫來給你。長壽道。說做便做。你快寫去。我到老兒那邊轉一轉。仍在這兒等你。企仁點頭。便回到房

內見慧兒不在，便寫了一紙袖好，走到竹園。長壽已等着了，便伸手討來看他寫着是。

立證券顧全予自髻齡。沈舟獲救，改姓魏氏，賴我同志扶助一切。致有今日。歸宗顧氏之後，願以承襲所得財產，割三分之一，畀我同志，以資報酬。偷食斯言，有券爲證。

長壽笑道：「這是代全哥兒出的那裏？是你的。企仁也笑道：「我若不做了全哥兒時，也沒得什麼財產好分給你。吓長壽想想，也是有理。便摺好了，謹謹慎慎，塞在褲帶上的袋子裏面。因悄悄的道：「話雖如此，到底該怎麼一個下手，沒得形跡。企仁四面張了一張，見沒人，因低聲道：「你可萬不能對慧兒講。明長壽道：「我曉得我曉得你放心。企仁因左右張望了一望，把長壽扯到牆角邊，叫他附耳過來，道：「我明兒帶了慧兒便走。」

權出過  
有的學生  
問此種學  
種手乃有  
段有此學  
此

我到了上海。寄一瓶子東西給你。那東西叫做燐。是浸在水裏的。若出了水。遇了空氣。立時便會發出火來。你用一個大點兒的紙蓋子裏面。盛了水。把燐倒在水裏。放在老頭子的後房草堆裏。你便自己進城去。等到晚頭。火着了起來。誰還想得到你。只是一層。你要記着。你要到上燈邊。纔好把水盛在蓋子裏去。不然怕滲漏的太快。你放這蓋子。到草堆裏去。要把蓋子着地上。面蓋草方不滲濕了。誤事。長壽領會。繼問道。這個法子。我想不妥。萬一白燒了房子。老兒倒不會燒在裏面。反鬧的驚天動地。並且把付老骨頭葬在火裏。也不免有點兒問心不過。能穀怎麼樣教他。一無痛苦。和睡着了去的一般。方好。企仁想。一。想。道。那也有一種藥。便是外國醫生用的迷藥。叫做哥羅方。多嗅了。便會迷過去。回不轉來。長壽道。那麼用這個法子好。企仁點首。兩人就此議定。正是

科。學。昌。明。添。虎。俥。

家。庭。危。難。出。鳩。媒。

第八十回

顧長壽迷魂破鬼計

李冠英仗義斷官司

却說魏企仁和長壽計議停當。次日便和慧兒告辭顧忠。逕自去了。臨行。慧兒不免有些戀戀。顧忠還教他改日再來。只有長壽和企仁兩人心中暗暗好笑。以爲再來時只怕你老人家已經投了胎呢。顧忠那裏夢想得到。見他兩小夫婦去後。依然享着他的閒福。獨有長壽眼巴巴的盼着企仁寄東西來。又怕接在老兒手裡。每日總到門首盼望。這一日。居然被他盼望到手。看是一個極小的玻璃瓶子。裝滿得極爲華麗。仔細一看。却明明是個玫瑰香水瓶。兒面上還貼着一朵玫瑰花牌子。向塞子邊聞聞。竟是玫瑰香氣。不禁跌足道。誤事。誤事。這個定是拿錯。



了。慧兒的香水寄來那裏是什麼迷藥。若是迷藥我聞着那有不頭脹的道理。這真正是誤事。繼而又笑道。管他呢。他送給我一瓶兒香水。我也落得受用。這香氣不是和慧兒身上的一樣。我聞到這個氣味。我心裏便好像心花兒一朵朵的開了似的。我拿去藏在枕兒邊。倒有趣兒想着。便自回房心裏又胡思亂想了一會。繼而忽又疑惑起來。道說不定就是迷藥。但是迷藥又不該聞着毫不覺得。光景隔着塞兒聞的緣故。我想企仁說聞多了纔會回不過來。那麼我如果稍微聞一點兒。便真是迷藥。也不過打一會兒。磕睡有什麼要緊。想到這裡。便把塞子打開。先遠遠的嗅一嗅。竟是香水。便把鼻子湊近去。再嗅一嗅。愈覺得真是香水。一毫也不覺得不禁笑了起來。仍把瓶子蓋好。推過一邊。站起來。却不妨一個頭暈栽倒。地板上去。只一聲響。顧忠當是什麼忙進來。

竟。是。受。了。  
催眠術的  
神。景。不。知。的  
如。何。體。會  
出。來。

看時。見是長壽跌了。忙去扶他。那裏扶得起。向他臉上一看。兩個眼珠兒。呆在中間。好像沒了光的一般。嚇得顧忠。只當他着了邪魔。忙向長壽耳邊叫道。長壽。你怎麼了。禁這一問。長壽竟似中了催眠術一般。只見魏企仁。在自己面前問他。因道。你怎麼寄錯了一瓶子香水。顧忠看他神色不對。當是見了鬼。又問道。你和誰講話呢。你講的。我不懂。長壽還當企仁問他。因發急道。怎麼說不是你教我。我拿迷藥迷殺那老頭子嗎。顧忠益發駭異道。誰教你謀殺誰。長壽眼裏忽然換了一個慧兒問他。因答道。慧兒。姐。你不知道呢。你企仁和我講好的。謀殺你外公得了。全哥兒的產業分給我一股呢。顧忠聽見這話。好似當頭一棒。忙道。你這話從那裏講起。長壽還只見是慧兒問他。因道。你不信。我有企仁親筆寫的筆據呢。我拿給你瞧。說着。竟自伸手向褲袋裏掏出那張證券。

疑是祖宗  
附著說話  
老頭子確  
有此等心  
理

淚珠緣 第八十回

一四〇

來向空亂塞。顧忠接來一看。眼見得不是。嚙。話分明。顧氏祖宗附在他身上。不禁跪在地下。叩頭不迭。長壽還自喃喃道。這會子你可信了。不過不把老兒治死了。他活着。總不方便。顧忠聽說這話。打一個寒噤。厲聲道。你這喪天害理的畜生。這主意到底是誰起的。此時長壽忽換了幻象。見是一位金甲神人。手擎着巨斧。向他喝問。知道欺瞞不過。便抖索索的從頭背起一絲不漏。看官。你道真是菩薩祖宗。顯了靈嗎。原來不是。大凡一個人着了迷。他那神經便失了感覺。任你用刀子割他。也不知道疼痛。只是向他耳邊去講不得話。若是講了什麼。他眼前便幻出什麼景象。有時一個人在病中發燒得利害的時候。也是如此。日本有一種催眠術。却不用藥。拿一個小球杆兒。放在人的眼前。叫他注眼。看着他把這球兒漸離漸遠。那人的眼光也跟了遠去。一時也會迷了。

過去迷了之後。問他什麼。他便會盡情對答。把心裏所想。眼前所幻的。都講了出來。這是心理上的講究。顧忠那裏曉得。這道祖宗菩薩顯靈。只把長壽和企仁兩個。恨入骨髓。又想長壽竟忍心害理。想謀死自己。益發恨如切齒。當叫幾個佃戶到來。把長壽用根繩子細起。自己拿了那樣證券投報吳縣衙門裏來。那吳縣不是別個。便是李冠英。聽得這等的事。駭異到了萬分。立即升堂。先把顧忠傳上來。問過顧忠說明就裏。又把魏企仁寫的證券呈上。冠英看了。便叫站堂的用冷水噴醒了長壽。帶上來問。長壽猛醒過來。好似做了一場怪夢。眼見得兩旁站着衙役。上面坐一個官兒。旁邊還站着一個顧忠。不禁吃了一驚。自言自語道。難道還在這裏做夢。那兩旁衙役早喝起一片聲。堂威上面李冠英把驚堂一拍。道這混帳東西。先帶下去打了。再問。早聽兩邊差役應

活畫前清  
堂判時局  
面

兩腿上膏  
着這種滋  
味作者如  
何也體一  
笑得出來

淚珠緣 第八十四回

一四二

一聲。唱。閃。出。兩。個。人。來。一。把。揪。下。堂。去。到。川。堂。下。揪。倒。一。個。擄。着。辦。子。  
一。個。按。住。腰。脊。兩。個。刑。杖。蹲。在。兩。邊。一。二。十。的。打。了。起。來。打。的。長。壽。  
叫。痛。不。迭。兩。腿。上。好。似。雪。片。兒。黏。上。一。般。又。冷。又。熱。一。會。子。堂。上。叫。放。  
上。來。那。刑。杖。手。還。很。很。的。添。上。兩。下。方。住。了。手。長。壽。站。起。一。手。塞。着。褲。  
腰。一。手。揮。着。眼。淚。一。蹣。一。拐。的。走。到。堂。上。跪。下。李。冠。英。把。那。張。證。券。擲。  
下。去。給。他。自。看。因。道。你。把。你。和。魏。企。仁。怎。麼。商。量。怎。麼。圖。謀。你。寄。父。的。  
一。一。的。照。直。供。來。偷。還。敢。狡。賴。一。字。半。句。再。仔。細。着。你。的。皮。肉。長。壽。眼。  
見。得。事。已。敗。露。便。一。一。的。直。供。不。諱。招。房。一。面。錄。了。口。供。李。冠。英。  
道。你。和。魏。企。仁。怎。麼。樣。約。着。叫。你。寄。信。到。那。兒。去。通。知。長。壽。道。原。和。慧。  
兒。約。在。日。本。東。京。村。上。旅。館。裏。的。後。來。企。仁。改。在。上。海。虹。口。百。來。旅。館。  
裏。等。信。冠。英。道。你。知。道。這。個。罪。名。嗎。你。現。在。還。算。是。下。手。未。成。的。從。犯。

那造意的首犯便是魏企仁。如果魏企仁走了，你就沒處推諉，少不得首犯就是你。我如今把點子恩典你，你快寫封信兒，只說你寄父已經死了，教他轉蘇州來。長壽道：「這個使得，但是企仁原說得了我的信，仍要往日本去轉了纔回來的。」因把他們想從葉魁那裏繞個道兒的意思說了。冠英點點頭，因道：「那也另有個辦法。值堂的你把那證券附了卷，把長壽帶去收監。左右答應一聲，早呈上一塊監牌，寫好長壽的名字。冠英就標上硃一面，提牢房早把長壽上了頸鍊，一手接了監牌，一手牽了長壽下去。冠英又叫值日差，隨同顧忠去把那藥瓶取來存案。當下退堂進去，先到書房裏，和白劍秋講了，教他辦一角關提文書去。到上海，提那魏企仁、薛慧兒兩個。劍秋領命，冠英便到上房裏來，將這番怪事告知他夫人白素秋。素秋聽的呆了，說：「天下竟有這種險詐。」

的事。要。不。是。長。壽。自。家。敗。露。那。顧。忠。的。性。命。怕。不。早。結。果。了。冠。英。道。這。也。是。顧。府。上。謾。藏。誨。盜。的。緣。故。兩。位。姐。兒。既。然。都。已。嫁。了。杭。州。去。就。早。該。把。這。裏。產。業。分。析。了。妝。併。過。去。那。全。哥。兒。再。也。不。會。得。還。在。人。世。這。回。子。忽。然。登。起。招。尋。的。告。白。來。分。明。引。鬼。擲。掄。招。人。覬。覦。我。想。蘆。仙。和。寶。珠。都。還。有。些。孩。子。氣。幹。不。了。正。經。這。件。事。總。得。文。老。和。沈。左。老。兩。個。作。主。索。性。給。他。分。作。三。股。一。股。留。着。做。了。顧。氏。的。祭。產。兩。股。給。他。兩。姊。妹。兒。分。了。的。妥。當。將。來。眉。仙。和。浣。花。誰。先。有。了。孩。子。把。一。個。做。了。顧。全。的。送。人。也。就。罷。了。素。秋。道。早。該。如。此。只。因。眉。仙。和。浣。花。兩。個。都。不。肯。自。己。出。主。蘆。仙。和。寶。珠。又。不。便。啓。齒。所。以。大。家。都。冰。攔。着。你。既。有。這。個。意思。好。在。眼。前。出。了。這。一。番。亂。子。你。便。寫。封。信。去。給。文。老。爺。和。沈。左。襄。商。量。也。是。該。派。算。不。得。好。管。人。家。的。閒。事。冠。英。點。首。便。自。到。簽。押。房。去。寫。

信。加上馬封。着人送去。一面把顧忠傳來。說知此意。顧忠甚合己意。忙跪倒地下叩頭。說替先老爺叩謝。顧氏有後。都是大老爺的恩典。所賜回去。便把一應田房產。開下清單。呈送到案。不多幾天。魏企仁和薛慧兒都已關提到來。過了一堂。人證確鑿。也抵賴不去。冠英便和劍秋商量。錄供通詳。一面秦文和沈左襄信轉。都說請冠英替他們作主。無不樂從。當下冠英便教劍秋。一併敘入詳稿。劍秋答應。自去起草。次日送給冠英看時。只見上面寫道。

爲詳請事。案據顧忠報稱。伊幼主顧全。於十二歲時。乘倪錦福船。前赴維揚。途次翻舟被難。曾在吳縣報存有案。卷查屬實。迄已七年。杳無踪跡。伊主芝珊等兄弟三房。長次兩房。並無子嗣。長房一女。嫁歸秦氏。次房一女。嫁歸盛氏。三房一子。卽顧全。所有祖遺產。



業向未分析。已嫁二女。癡念顧全。或在人世。爰一面登報招尋。而以所有財產。悉交顧忠管理。詎顧忠有外孫女薛慧兒。起意圖財。教令其夫魏企仁。冒爲顧全。轉恐顧忠義不肯爲。串同顧忠之義子長壽。令其下手。毒斃顧忠。並由魏企仁預用顧全名字。出立證券。允許長壽於事成之後。分給財產三分之一。事經顧忠察破。扭送長壽前來。訊供不諱。續提魏企仁薛慧兒到案。質訊證券筆跡分明。毒藥現在。亦各不諱。據此。魏企仁爲造意首犯。照謀殺人已行而未曾傷人例。擬徒三年。長壽擬照爲從例。處十等罰。薛慧兒擬照詐教誘人犯法例。與魏企仁同罪。至薛慧兒供稱祇圖謀財。未圖害命。保非狡辯。是以未敢任聽。避就擅爲出入。除暫一併收禁外。所擬是否有當。理合具詳。呈乞察奪批示施行。再查顧氏譜

詳文簡賅  
老到非新  
輪手不辦

牒並無同宗昭穆。周親支屬人等。堪爲應繼。照例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應由所有親女承受。顧忠以危難身經。不敢再任保管之職。經知縣商同二女夫屬。嗣後二女孰先得子。即以承繼顧全爲嗣。現將所有財產。劃分三股。以一股提爲顧氏祭產。將來由顧全嗣子承受。餘則二女各得其一。俱經各該夫屬允願取結備案。合併陳明。爲此具詳伏乞照詳施行。

冠英看了。說照這樣詳出去就好。不過薛慧兒的罪名重了一點。劍秋笑道。還輕呢。若擬重一點兒。便是絞罪呢。照這樣。還是咱們積的陰德。一個女孩子家。起這麼一個隱謀鬼計。簡直是死有餘辜。所以遇到這種上面。便不能還存起一個憐香惜玉的心來。冠英不禁笑了。便叫劍秋發房寫去。顧忠聽得長壽只擬了一個十等罰。自己外孫女兒。倒徒。

衙門裏能  
走太太的  
路事無不  
濟

一經改引  
輕重判然  
刑人名家  
入人罪真  
可以意爲  
之然刑現  
亦新獨不  
然何勝活

淚珠緣 第八十回

一四八

上。三。年。不。免。有。些。不。平。便。鑽。條。門。路。進。去。求。太。太。作。主。素。秋。本。在。二。堂。背。後。暗。地。見。過。慧。兒。長。得。怪。可。人。憐。的。因。便。替。他。和。冠。英。說。了。冠。英。原。有。此。意。因。被。劍。秋。嘲。笑。過。幾。句。不。好。意。思。親。口。講。去。只。叫。素。秋。和。他。哥。子。自。講。果。然。太。太。的。話。靈。劍。秋。就。把。慧。兒。科。了。個。不。應。爲。的。重。律。處。八。等。罰。把。長。壽。改。重。了。些。比。照。用。毒。藥。殺。人。買。而。未。用。的。例。也。徒。三。年。便。裝。成。宗。卷。出。詳。定。案。正。是。

世。事。但。憑。反。覆。手。

美。人。都。有。愛。憐。心。